

宋

文

鉴



宋文鑑卷第一百十二

書

代李煜遺劉鋹書

潘佑

上叔父評事論葬書

柳開

大名府請首薦張覃書

張詠

答王觀察書

張詠

上宰相書

田錫

答喬適書

穆修

答樞密范給事書

晏殊

上相府書

范仲淹

代李煜遺劉鋹書

潘佑

某與足下叨累世之睦繼祖考之盟情若弟兄義敦交契憂戚之患曷常不同每思會面而論此懷抵掌而談此事交議其所短各陳其所長使中心釋然利害不惑而相去萬里斯願莫伸凡於事

機不得款會屢達誠素冀明此心而足下視之謂書檄一時之儀  
近國梗槩之事外貌而待之汎濫而觀之使忠告確論如水投石  
若此則又何必事虛詞而勞往復哉殊非宿心之所望也今則復  
遣人使罄申鄙懷又慮行人失辭不敢深素是以再寄翰墨重布  
腹心以代面會之談與抵掌之議也足下誠聽其言如交友諫諍  
之言視其心如親戚急難之心然後三復其言三思其心則忠乎  
不忠斯可見矣從乎不從斯可決矣昨以大朝南伐圖復楚疆交  
兵以來遂成釁隙詳觀事勢深竊憂懷冀息大朝之兵永契親仁  
之願引領南望于今累年昨命使臣入貢大朝皇帝果以此事宣  
示且彼若以事大之禮而事我則何苦而伐之若欲興戎而爭我  
則以必取爲度矣見今點閱大眾仍以上秋爲期使人陸昭符奏  
乞更於未間令弊邑以書復敘前意是用奔走人使遽貢直言深  
料大朝之心非有唯利之貪蓋怒人之不賓而已足下非有不得  
已之事與不可易之謀殆一時之忿而已觀夫古之用武者不顧

小大強弱之殊而必戰者有四父母宗廟之讎此必戰也敵人有  
進必不捨我求和不得退守無路戰亦亡不戰亦亡奮不顧命此  
必戰也彼有天亡之兆我懷進取之機此必戰也今足下與大朝  
非有父母宗廟之讎也非同烏合存亡之際也旣殊進退不捨奮  
不顧命也又異乘機進取之時也無故而坐受天下之兵將決一  
旦之命旣大朝許以通好又拒而不從有國家利社稷者當若是  
乎夫稱帝稱王角立傑出古今之常事也割地以通好玉帛以事  
人亦古今常事也盈虛消息取與翕張屈伸萬端在我而已何必  
膠柱而用壯輕禍而爭雄哉且足下以英明之姿撫百越之眾北  
距五嶺南負重溟藉累世之基有及民之澤眾數十萬表裏山川  
此足下所以慨然而自負也然違天不祥好戰危事天方相楚尙  
未可爭恭以大朝師武臣力實謂天贊也登太行而伐上黨士無  
難色絕劔閣而舉庸蜀役不淹時是知大朝之力難測也萬里之  
境難保也十戰而九勝亦一敗可憂六奇而五中則一失何補況

人人自以我國險家家自以我兵強蓋揣於此而不揣於彼經其成而未經其敗也何則國莫險於劔閣而庸蜀已亡矣兵莫強於上黨而太行不守矣人情端坐而思之意滄海可涉也及風濤驟興奔舟失馭與夫坐思之時蓋有殊矣是以智者慮於未萌機者重其先見圖難於其易居存不忘亡故曰計福不及慮禍過之良以福者人之所樂心樂之故其望也過禍者人之所惡心惡之故其思也忽是以福或修於謙望禍多出於不期又或慮有矜功好名之臣獻尊主強國之議者必曰決無和也五嶺之險山高水深輜重不並行士卒不成列高壘清野而絕其運糧依山阻水而射以強弩使進無所得退無所歸此其一也又或曰彼所長者利在平地今捨其所長就其所短雖有百萬之眾無若我何此其二也其次或曰戰而勝則霸業可成戰而不勝則泛巨舟而浮滄海終不爲人之下此大約皆說士孟浪之談謀臣裨闔之策坐而論之也則易行之如意者則難何則今荆湘以南庸蜀之地皆是便山

習險阻之民不動中國之兵精卒已逾於十萬矣況足下與大朝封疆接畛水陸同途殆雞犬之相聞豈馬牛之不及一旦緣邊悉舉諸道進攻可俱絕其運糧盡保其城壁若諸險悉固誠善莫加焉苟尺水橫流則長堤虛設矣其次又或大朝用吳越之眾白泉州泛海以趣國都則不數日而至城下矣當人心疑惑兵勢動搖岸上舟中皆爲敵國忠臣義士能復幾人懷進退者步步生心顧妻子者滔滔皆是變故難測須臾萬端非惟暫乖始圖實恐有沒壯志又非巨舟之可及滄海之可遊也然此等皆戰伐之常事兵家之預謀雖勝負未知成敗相半苟不得已而爲也固斷在不疑若無大故而思之又深可痛惜且小之事大理固然也遠古之例不能備談本朝當楊氏之建吳也亦入貢莊宗恭自烈祖開基中原多故事大之禮因循未違以至交兵幾成危殆非不欲憑大江之險恃眾多之力尋悟知難則退遂修出境之盟一介之使裁行萬里之兵頓息惠民和眾于今賴之自足下祖德之開基亦通好

中國以闡霸圖願修祖宗之謀以尋中國之好蕩無益之忿氣不  
急之爭知存知亡能強能弱屈忍以濟億兆談笑而定國家至德  
大業無虧也宗廟社稷無損也玉帛朝聘之禮裁出于境而天下  
之兵已息矣豈不易如反掌固如太山哉何必扼腕盱衡履腸吮  
血然後爲勇也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又曰知止  
不殆可以長久又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此聖賢之事業何恥而  
不爲哉況大朝 皇帝以命世之英光宅中夏承五運而乃當正  
統度四方則咸偃下風獫狁太原固不勞於薄伐南轅返旆更屬  
在於何人又方且遏天下之兵鋒俟貴國之嘉問則大國之義斯  
亦以善矣足下之忿亦可以息矣若介然不移有利於宗廟社稷  
可也有利於黎元可也有利於天下可也有利於身可也凡是四  
者無一利焉何用棄德修怨自生仇敵使赫赫南國將成禍機炎  
炎柰何其可嚮邇幸而小勝也莫保其後焉不幸而違心則大事  
去矣復念頃者淮泗交兵疆陲多壘吳越以累世之好遂首厲階



惟有貴國情分逾親歡盟逾篤在先朝感義情實慨然下走承基  
理難負德不能自已又馳此緘近奉大朝諭旨以爲足下無通好  
之心必舉上秋之役卽命弊邑速絕連盟雖善鄰之心期於永保  
而事大之節焉敢固違恐煜之不得事足下也是以惻惻之意所  
不能忘區區之誠於是乎在又念臣子之情尙不逾於三諫煜之  
極言於此三矣是爲臣者可以逃爲子者可以泣爲交友者亦惆  
悵而遂絕矣

上叔父評事論葬書

柳開

謹奉所見懇懇之誠以言葬事開觀古之人動作必有所謀去短  
卽長圖其是而已矣非以因而革爲之可也三代不相沿襲帝  
王之道也其所取用于行之者下至士大夫之家庶人之徒亦各  
其有利而從之矣開于葬事之間竊謂從于新塋不如歸之舊域  
也舊域祖葬之地也家本起之于彼今將圖於新而棄於舊是若  
遺其本而取其末者也能固本者存不能固本者亡古之道也苟

本固而不衰其爲末也必蕃而大矣且舊域在叔父視之爲當世之塋也在開輩視之爲二世之塋也親親之義代各不同當世之與二世其爲疎漸之理明矣若今葬之于親塋是見棄其舊域也不遠矣何者舊域至開輩已視爲二世之塋至開輩之下爲後者視之爲三世也三世之爲親者于開輩又加遠矣其爲開輩之後者卽取其爲親也縱同塋以葬之亦以疎而略矣况使不同其地而葬之不知其遠近之爲乎以今視之卽見其爲開輩之後者之情也且今若具葬于親塋以每歲芟除之時必多赴于今葬之所赴于舊域之地者必少矣縱能赴而往之必無專嚴于今葬者之親塋爲比也爲開輩之後者少見而長襲之棄其舊域也必矣咫尺之近棄其上而不親之豈得爲孝乎將天地之福其世者難矣夫移葬不歸于舊域者有矣或從仕于千萬里之外去鄉遙遠阻越江山家貧子幼不能力而歸之因其家所而葬之如此者不可責其然也今幸不在于是事之中將于歸不舊域葬之也其故開

不知其所出也將曰以陰陽家爲利而從之卽開以若從陰陽家而求其利是棄其祖而求利于身也果爲利乎棄其祖爲不孝求其利于身爲不公不孝之與不公苟一在于人陰陽豈果利甚不孝與不公者乎開將不爲利矣不若以孝誠以求利之之利也苟信其陰陽者之言也是若斷其根而欲茂其枝葉者矣未之有也若有復以祧廟代祭而此之不可也且其祧廟代祭自有其次第謂不得其四時之祀也非其塋域者苟爲塋域之若祧廟代祭可行之卽棄其塋域觀而不顧至于發掘毀露皆可縱人爲之不可罪也其理不爲利便者昭然可知也甚矣又若謂陰陽家以求吉地而葬之彼之舊域謂無其地可以求吉也卽開謂之地故無其吉也亦無其凶也在乎德之吉凶也文公所謂善人葬之于不善之地豈果不善其子孫乎是也開以地苟此不能爲吉而彼能爲吉也是果如是卽地爲不常之物矣豈能厚載九州與物乎周公孔子皆不云有是也惟曰葬之而已耳聖人作事成欲利于人苟

地有吉凶而不使後世知而人求以利之卽周公孔子欲利于人者道不足爲大矣嗚呼斯皆誕妄者之爲也君子不由之矣乞以開之此言論于內外之有識者以議之苟有于道而長于開者卽請定而行之矣

大名府請首薦張覃書

張詠

昨日公府試罷羣口騰議以某名在張覃之右雖未知實恐惕無量竊以張覃者內實敏直外示謙和樂貧著書十五年未嘗一日變節事繼母恭懼猶初授教時一家熙熙有若太和之俗矣且魏大都也萬人畢詞謂之君子况郝馬魏之輩十年往往相與探討某也不佞心常慕之明公下車在近計部旋遣將以某之文近覃之文未知覃之德遠某之行萬萬也竊敢僭冒聞于觀聽惶恐惶恐抑又聞古之取士也先以德行聞今之取士也先以文詞聞古之得士也鮮今之得士也眾藉其用克歸於真故周設俊造專德行可進也漢定四科參眾善可進也迄有唐大正貢部偉行奇業

者盡取之非行而文詞者亦取之流於百世之下將爲不易之典  
國家四海久安賢俊間出得士之眾於古無上猶復仄席思賢於  
內詔諸侯貢士於外恭惟明公以德行宏才克應其選一命而通  
治大郡再命而通治大都皇上速於用明公也欲因明公之賢誘  
天下之賢某亦何人來預明試始隨貢士之列卒得知言之地感  
遇惟慰通於胃懷因欲盡陳其愚伏望聽憐之某嘗少年不量力  
秉志勵行期到古人十五年逼寒餓絕往還除比歲一室親則月  
無廢日然其心頑難通故文詞不迨於覃也性復迂怪執行望於  
覃遠矣明公決以某爲先是不知覃之善行播某之惡也若立覃  
爲先則詭薄之俗可易仁義之風可扇又乎乎古昔尊德上賢之  
教也幸甚幸甚某若鬱而不伸則負掩賢之過言之越職則有犯  
上之罪伏望終始鑒宥之

答王觀察書

張詠

少年無思算好陪狂徒高談極飲致踰壯歲方遂策名泊于登朝

又倅邊郡塞外清帖公中事稀日與虎侯雜戲爲樂五木未止六博已興投壺弈碁排象旋子斯實眇末無足快心其所至者蹴鞠引強擊射算帖攘袂掣肘嗥呼爭羸有以壯臨軍之容資佳會之具其或八月草枯皆縱獵寒風吹面則皴裂皮膚驚塵隨人則緇黑衣屨渴飲已冰之酒飢飡連血之肉馬不絕馳弓不下臂知得俊爲快不知勞筋爲苦也又若天清氣和列坐暢飲樂奏繁劇毘貅引前盤槊擊劍以電轉奔騎角觝以虎爭餘興未窮則巨觥相罰非倒甕非頽冠略未云止與希生者道真堪喪魂時弟年方盛氣尙壯酒量過常遂成飲癖沃入膜內栖於鬲中良醫不逢積癩成疾陰濁之氣久而下垂旣漸逼於膀胱實難歸於胃腑下洩無路上蒸爲瘡如斯之深又將一紀與膏肓以同道亦腐脇之異名縱得神醫亦難措手誠由性愚不知攝養貪酒不知撙節之所致也非身災命滯之有云有則暫食瘡痛飲水血流到闕二旬未能入見上負明君捨爵之恩下累平生行心之願由此而較乃是罪

人數年前兄爲中執中執者諸侯跋扈宰相弄權授受匪人風教頗僻法度踰紊私謁公行繩違整綱真執憲之用也俾天子之道廓如坦途訥濫之蹤泯然亡絕豈異乎獬豸有睨太阿欲揮持正之風凜然可懼故公卿庶正不可得而洽也兄懇苦相念略無避嫌親染簡題手封靈藥遠在千里致于下交必欲祛弟羸痾使之丁壯起弟驅走使之報君有以見君子之用心憂於人急於義不與古賢並者誰可方爰屬阻修尋闕報復諒不以爲慢而信爲感之深兄臨民有仁馭遠有術苦寒在候善飯是宜無任祝頌瞻望之至

上宰相書

田錫

伏有鄙見理合上聞願垂聽察之仁不罪僭踰之過矧宰相識量不可不包容眾人大臣聰明不可不採擇片善今相公佐太平之主理無事之朝四海謐寧萬務整肅房杜功名之曄曄良平智略之宏深比於是時不獨稱美然至明或有所未照至聰或有所未

聞未喻相公欲聞讜直之言乎未喻相公欲求塵露之益乎儻容  
下僚輒陳管見不獨眾人之幸諒益相公之明也某去歲至自宣  
城入見旒扆對敷之後聖旨宣付中書旋蒙殊恩授以大著不數  
日又差充京西北路轉運判官某固非俊邁之才竊慕清華之職  
遂拜表乞在館殿冀與編修果迴聖主之恩命作諫垣之吏仍兼  
史職以盡夙心此皆相公於代天理物之功從小人所求之願然  
拜表之際嘗詣閣門閣門有司未便接收須候相公台旨又取閣  
使指揮往復審詳然後呈進蓋有司稟奉之職理合宜然況臣子  
重慎之心禮亦可以邇後扈隨聖駕留駐漳川洎授奏之爰來與  
追班而入賀數日後因進聖主平戎歌雖尋達於聖聰亦先稟於  
台旨又今春二月六日復進請皇帝東封書不敢實封先聞閣使  
備言已奉台旨有司方敢進呈仍依常規先供一狀稱不敢妄陳  
利便亦不敢希望恩榮豈有備位諫垣上書詣閣而如此委曲不  
便敷陳無乃損相公之明無乃失至公之體設使言事不合理道



以言而悞至尊自有常刑可以加罪不足一一煩相公台聽不勞  
一一稟相公指蹤某纔列周行未諳時事若是近朝體例須至如  
斯相繼因仍未暇釐革則乞相公申明曠蕩之理采納愚直之言  
應今後諫官上章不須閣門取狀乃是三公之府機局洞開百職  
之儀紀綱斯在某受相公鈞鎔之造荷相公特達之恩豈合容易  
干聞狂簡陳述蓋聞諸道路稱近日左拾遺胡旦上書希求差遣  
聖人問難酬詰仍於中書不易輕進可否須覆相府去留皆鈞衡  
也某旣聞斯語實介鄙懷何以示人無私曰至公裁事酌中爲大  
體豈相公佐先帝取吳越事今上平并汾識度勳庸昭昭如此何  
煩尋常之見取次于廊廟之尊然緘默不言實幸陶鑄若披陳不  
密亦掇譏嫌易不云乎君不密則失臣蓋謂下言上泄寘言者於  
危疑之地也故識者不獲已而鉗口焉某今進雖奉書而退必焚  
藁幸相公鈞台之鑒恕小人忠諫之誠惶恐徬徨不知所措伏乞  
相公熟慮而加念也

答喬適書

穆修

近辱書并示文十篇終始讀之其命意甚高自及淮西來嘗見人  
言足下少年樂喜文固耳聞而心存之但未敢輕取人說遂果知  
足下能然蓋古道息絕不行于時已久今世士子習尚淺近非章  
句聲偶之辭不置耳目浮軌濫轍相跡而奔靡有異塗焉其間獨  
取以古文語者則與語怪者同也眾又排詬之罪毀之不日以爲  
迂則指以爲惑謂之背時遠名闕于富貴先進則莫有譽之者同  
儕則莫有附之者其人苟失自知之明守之不以固持之不以堅  
則莫不懼而疑悔而思忽焉且復去此而卽彼矣噫仁義中正之  
士豈獨多出於古而鮮出於今哉亦由時風眾勢驅遷溺染之使  
不得從乎道也觀足下十篇之文則信有志乎古矣其書之問則  
曰將學于今則成淺陋將學于古則懼不得取名于世學宜何旨  
引韓先生師說之說以求解惑爲請足下當少秀之年懷進取之  
機又學古于仁義不勝之時與之者寡非之者眾不得無惑于中

焉是以枉書見問某不才而棄于時者也何足爲人質其是非可  
否徒以退拙無所用心因得從事于不急之學知舊者不識其愚  
且慙或謂之爲好古焉故足下以是厚相期待者蓋感其聲而求  
其類乎可不少復其意耶試爲足下言之夫學乎古者所以爲道  
學乎今者所以爲名道者仁義之謂也名者爵祿之謂也然則行  
道者有以兼乎名守名者無以兼乎道何者行夫道者雖固有窮  
達云耳然而達于上也則爲賢公卿窮于下也則爲令君子其在  
上則禮成乎君而治加乎人其在下則順悅乎親而勤修乎身窮  
也達也皆本于善稱焉守夫名者亦固有窮達云耳而皆反乎是  
也達于上也何賢公卿乎窮于下也何令君子乎其在上則無所  
成乎君而加乎人其在下則無所悅乎親而修乎身窮也達也皆  
離于善稱焉故曰行道者有以兼乎名守名者無以兼乎道有其  
道而無其名則窮不失爲君子有其名而無其道則達不失爲小  
人與其爲名達之小人孰若爲道窮之君子矧窮達又各繫其時

遇豈古人道有負于人耶足下有志乎道而未忘名樂聞于古而喜求于今二者之心苟交存而無擇將懼純明之性寢微浮躁之氣驟勝矣足下心明乎仁義又學識其歸嚮在固守而弗離堅持而弗奪力行而弗止則必立乎名之大者矣學之正偽有分則文之指用自得何惑焉不宣

答樞密范給事書

晏殊

殊聞之於師曰經者世之典常也無典常則制不立學者人之砥礪也無砥礪則器不備以周公之才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二士猶恐不足以仲尼之聖自謂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易象天地之準矣乃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商書帝王之範矣亦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然則生民以來鉅聖大賢未有捨夫學者西漢中葉儒教尤盛公孫宏董仲舒用經義決朝廷大政綽有風采夏陽男子犢車詣闕自號戾園萬目皇皇未知所措雋不疑侃然正色引春秋而戮之孝宣霍光擊節驚歎且

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誼降及東漢茲道彌篤唐柳冕有言西漢尙儒明於理亂是以其人智東漢尙章句師其傳習是以其人守名節此其效也前代爲學迭相師授是以聖人之旨無不坦明近世業儒怠於講肄是以先王格訓有所滯濛唐李善精於文選爲之注解因用教授謂之文選學皇朝太平興國中詔館閣讎校漢書安德裕取西域傳山川名號字之古者改附近古集語錢熙謂人曰予於此書特經師授皆有訓說豈可習臆塗竄以合詞章則知文選漢書尙行教授經墳大典可廢講乎殊嘗切志茲說以悟朋從至於唱導儒風恢崇教本雖有素蘊未能及也今者明公過聽愛忘其陋惠貺與侍講孫公書述岷山人武陵昌期博貫諸經召賓門下樞鉉之隙與之論議且欲出其撰述質於大儒辨正否臧以明公共齋盟披讀載欣以抃首見執事經國佐王之志中見執事樂道尙賢之素末見執事選眾成人之美非夫操尙敦懿規模宏廓元元本本焯見夫人明自乎誠覺先于後恤橫目

之流放勤洗心而拯接則安能屈彥輔之重勛碩生之業不遠百  
舍命蒿萊之隱淪惕見分陰紬緇素之潭輿恂恂汲汲若是之深  
厚哉夫然則穆微風養萬物致隆平頌清廟躋大猷於羲昊紹丕  
績乎衡旦斯有日矣眷惟孱虛無足稱算猥沐甄采參於季孟私  
用澡槃靈府溫循宿藝賀吾道之有宗主跂斯人之蒙潤澤奚獨  
五典琴筑三年呻吟腐脣以守黃卷焦心而窺斷簡者哉機軸嚴  
密慮難省謁敢布肝鬲復干闈侍

上相府書

范仲淹

仲淹居親之喪上書言事踰越典禮取笑天下豈欲動聖賢之知  
爲身名之計乎仲淹謂居喪越禮有誅無赦豈足動聖賢之知耶  
矧親安之時官小祿薄今親亡矣縱使異日授一美衣對一盛饌  
尙當泣感風樹憂思無窮豈今几筵之下可爲身名之計乎不然  
何急急於言哉蓋聞忠孝者天下之大本也仲淹孝不逮矣忠可  
忘乎此所以冒哀上書言國家事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憂

庶乎四海生靈長見太平況今聖人當天四賢同德此千百年  
中言事之秋也儻以終喪而止則慮廟堂之間或有功成名遂之  
請後賢之心有一不同則仲淹言之無及矣然聖賢之朝豈資下  
士之補益乎蓋古之聖賢以芻蕘之談而成大美者多矣豈俟仲  
淹引而質之況儒者之學非王道不談仲淹敢不企仰萬一因擬  
議以言之皆今易行之事其未易行者仲淹所不言也恭惟相  
府詹百辟之首享萬鍾之厚夙興夜寐未始不欲安社稷躋富壽  
答先帝之靈致今上之美況聖賢存誠以萬靈爲心以萬物爲  
體思與天下同其安樂然非思之難致之難矣仲淹竊覽前書見  
周漢之興聖賢共理使天下爲富爲壽數百年則當時致君者功  
可知矣周漢之衰姦雄競起使天下爲血爲肉數百年則當時致  
君者罪可知矣李唐之興也如周漢焉其衰也亦周漢焉自我  
宋之有天下也經之營之長之育之以至于太平累聖之功豈不  
大哉然否極者泰泰極者否天下之理如循環焉惟聖人設卦觀

象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非知變者何能久乎此聖人作易之大旨以授於理天下者也豈徒然哉今朝廷久無憂矣天下久太平矣兵久弗用矣士曾未教矣中外方奢侈矣百姓反困窮矣朝廷無憂則苦言難入天下久平則倚伏可畏兵久弗用則武備不堅士曾未教則賢材不充中外奢侈則國用無度百姓困窮則天下無恩苦言難入則國聽不聰矣倚伏可畏則姦雄或伺其時矣武備不堅則戎狄或乘其隙矣賢材不充則名器或假於人矣國用無度則民力已竭矣天下無恩則邦本不固矣儻相府思變其道與國家盤固基本一旦王道復行使天下爲富爲壽數百年由今相府致君之功也儻不思變其道而但維持歲月一旦亂階復作使天下爲血爲肉數百年亦今相府負天下之過也昔曹參守蕭何之規以天下久亂與人息肩而不敢有爲者權也今天下久平修理政教制作禮樂以防微杜漸者道也張華事西晉之危而正人無徒故維持紀綱以延歲月而終不免禍以大亂天下今 聖



明在上老成左右可取維持之功而忘盤固之道哉仲淹竊聆長者謂今相府報國致君之功正在乎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備戎狄杜姦雄明國聽也固邦本者在乎舉縣令擇郡長以救民之弊也厚民力者在乎復游散去冗僭以阜時之財也重名器者在乎慎選舉敦教育使代不乏材也備戎狄者在乎育將材實邊郡使夷不亂其華也杜姦雄者在乎朝廷無過生靈無怨以絕亂之階也明國聽者在乎保直臣斥佞人以致君於有道也夫舉縣令擇郡長以救民之弊者何哉仲淹觀今之縣令循例而授多非清識之士衰老者爲子孫之計則志在苞苴動皆徇己少壯者恥州縣之職則政多苟且舉必近名故一邑之間簿書不精吏胥不畏徭賦不均刑罰不中民利不作民害不去鰥寡不卹游惰不禁播藝不增孝悌不勸以一邑觀之則四方縣政如此者十有七八焉而望王道之興不亦難乎仲淹恐來代之書論得失者謂聖朝有不救其弊之過矣如之何使斯人之徒爲民父母以困窮其天下今

朝廷久有擇縣令郡長之議而不遂行者蓋思退人以禮不欲動多士之心故務因循而重改作也豈長世之策哉儻更張之際不失推恩又何損於仁乎今約天下令錄自差京朝官外不過千數百員自來郊天之恩鮮及州縣若天下令錄自大禮以前滿十考者可成資日替與職官七考以上可滿日循其資俸除錄事參軍則縣令中昏邁常常之流可去數百人矣蓋職事官錄事參軍不甚親民爲害亦細此得謂退人以禮士豈有怨心哉其間課最可尙論薦頗多俟到銓衡別議疇賞前旣善退後當精選其判司簿尉不由薦舉初入縣令之人並可注錄事參軍如無員闕可授大縣簿尉仍賜令錄之俸其曾任令錄有遇該恩合入前資者可依初入之例頒此數條合入者鮮然後委清望官於幕職判司簿尉中歷三考以上具理績舉充其山廣福建小處縣令可委轉運使等就近於判司簿尉中舉移庶從人便若此後諸處縣令特有課最可旌尙者宜就遷一官更留三載庶其宣政可以成俗其僥倖

者自從朝典如此則三五年中天下縣政可澄清矣願相府爲天下生靈而行之爲 國家磐固基本而思之不以聽芻蕘爲嫌而罷之則天下幸甚幸甚又觀今之縣長鮮克盡心其或尙迎送之勞貪宴射之逸或急急於富貴之援或孜孜於子孫之計心不在政功焉及民以獄訟稍簡爲政成以教令不行爲坐鎮以移風易俗爲虛語以簡賢附勢爲知幾清素之人非緣囁而不薦貪瀆之輩非寒儒而不糾縱胥徒之姦尅恣風俗之奢僭況 國家職制禁民越禮頒行已久莫能舉按使 國家仁不足以及物義不足以禁非官實素飡民則菜色有恤鰥寡則指爲近名有抑權豪則目爲掇禍苟且之弊積習成風俾斯人之徒共理天下王道何從而興乎仲淹恐來代之書論得失者亦謂 聖朝有不救其弊之過矣然朝廷以黜陟郡長爲難者官有定制不欲動搖懼其招怨謗而速僥倖爾故知縣兩任例升同判同判兩任例升知州柰何在在下之時飾身修名邀其清譽居上之後志滿才乏愆于素時止

能偷安未至覆餗故賢愚同等清濁一致此乃朝廷避怨於上移  
虐於下俟其自敗民何以堪故鄭莊公伺共叔自弊而春秋罪焉  
以其長惡也易曰履霜堅冰至由辨之不早辨也此聖人昭昭之  
訓豈用於先王而廢於今日以長其惡者乎 聖朝諸處郡長以  
贓致罪者數人皆貫盈之夫久爲民患如此之類至終不敗者豈  
止數人而已哉雖轉運提刑職在察訪其如位望相亞怨仇可敵  
非至敗露鮮敢發明宜乎論道之間無以激揚天下古者天子五  
載一巡 皇上凝命于今六載以軍國重大未可行遠古之道今  
郊禮之餘宜宣大慶可於兩制以上密選賢明巡行諸道以興利  
除害黜幽陟明舒慘四方豈同常務可命御史嚴諭百寮與出使  
之官絕書刺往還之禮仍翌日首塗以禁請託苟利天下大體何  
傷所出之使宜以宣慶爲名安遠聽也其諸道知州同判耄者懦  
者貪者虐者輕而無法者惰而無政者皆可奏降以激尸素又四  
方利病得以上聞未舉巡守之儀而遣觀風之使非不典也然後

委清望官於朝臣同判中舉諸郡長於朝臣知縣中舉諸同判今  
後同判之官非著顯效及有殊薦雖或久次止可加恩郡國之符  
不當輕授其知縣之人入同判者宜比此例則天下郡政其濫鮮  
矣願相府爲天下生靈行之爲國家磐固基本而行之不以聽芻  
蕘爲嫌而罷之天下幸甚幸甚仲淹前所謂官有定制不欲動搖  
懼其招怨謗而速僥倖者 兩宮之聖臨軒命使激揚善惡澄清  
天下何怨謗之有乎自茲以往非舉不授舉官之責厥典非輕何  
僥倖之有乎如所舉之人果成異政則宜旌尙舉主以勸來者聖  
朝未行此典蓋亦闕矣縣令郡長旣得其才然後復游散去冗僭  
以阜時之財者何哉仲淹觀天下穀帛厥價翔起議者謂生靈旣  
庶使之然矣仲淹謂生者旣庶則作者復眾豈旣庶之爲累哉蓋  
古者四民秦漢之下兵與緇黃共六民矣今又六民之中浮其業  
者不可勝紀此天下之大蠹也士有不稽古而祿農有不竭力而  
饑工多奇器以敗度商多奇貨以亂禁兵多冗而不給緇黃蕩而

不制則六民之浮不可勝紀而皆衣食於農者也如之何物不貴乎如之何農不困乎仲淹謂穀帛之貴由其播藝不增而資取者眾也金銀之貴由其制度不嚴而器用者眾也或謂資四夷之取而使之然則山澤之所出與恩信之所給自可較之非仲淹之所能料也今議更張之制繁細非一仲淹敢略而陳之夫釋道之書以眞常爲性以清淨爲宗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智者尙難其言而況於民乎故君子弗論者非今理天下之道也其徒繁穢不可不約今後天下童行可於本貫陳牒必使詰其鄉黨苟有罪戾或父母在鮮人供養者勿從其請如已受度而父母在別無子孫者勿許方遊則民之父母鮮轉死於溝壑矣斯亦養惇獨助孝悌之風也其京師寺觀多招四方之人宜給本貫憑由乃許收錄斯亦辨姦細復游散之要也其天下寺觀每建殿塔蠹民之費動餘數萬止可完舊勿許創新斯亦與民阜財之端也又古者兵在於民且耕且戰秦漢之下官軍爲常貴武勇之精備征伐之急也今諸軍

老弱之兵詎堪征伐雖降等級尙費資儲然國家至仁旨在存活若詔諸軍年五十以上自有資產願還鄉里者一可聽之稍省軍資復從人欲無所歸者自依舊典此去冗之一也又諸道巡檢所統之卒皆本城役徒殊非武士使之禁暴十不當一而諸州常患兵少日旋招致穀帛之計其耗萬億以仲淹觀之自京畿向千里之間或多寇盜創置巡檢路分頗多而卒伍至羸捕掩無效非要害者宜悉罷之所存之處資以禁軍訓練既精寇盜如取況千里之內抽發非難又使少歷星霜不至驕惰彼無用之卒可減萬數庶使諸郡節於招致此去冗之次也又京畿三輔五百里內民田多隙農功未廣旣已開導溝洫復須舉擇令長使詢訪父老研求利病數年之間力致富庶下被什一之稅繼以百萬之糴則江淮饋運庶幾減半挽舟之卒從而省焉此亦去冗之大也至於工之奇器敗先王之度商之奇貨亂國家之禁中外因之侈僭上下得以驕華宜乎大變澆漓申嚴制度使珠玉寡用穀帛爲寶此

又去僭豐財之本也又播藝之家古皆督責今諸道使節有勸農之名亡勸農之實每於春首則移文於郡郡移文於縣縣移文於鄉鄉矯報於縣縣矯報於郡郡矯報於使利害不察上下相蒙豈朝廷之意乎今縣令郡長一變其人乃可詔書丁寧復游散之流抑工商之侈去士卒之冗勸稼穡之勤以周禮司徒之法約而行之使播者藝者以時以度勤者惰者有勸有戒然後致天下之富壽彼不我富不我壽者豈能革之哉此則厚民力固邦本之道也觀夫國風之七月小雅之甫田皆以農夫之務爲王化之基豈聖人不思而述者乎故周漢李唐雖有禍亂而能中興者人未厭德作亂者不能革天下之心是邦本之固也六朝五代之亂鮮克中興者人厭其德弔民者有以革天下之心是邦本之不固也然則厚民力固邦本非舉縣令擇郡長則莫之行焉或謂舉擇令長久則乏人亦何道以嗣之仲淹謂用而不擇賢孰進焉擇而不教賢孰繼焉宜乎慎選舉之方則政無虛授敦教育之道則代不乏



人今士林之間患不稽古委先王之典宗叔世之文詞多纖穢士  
惟偷淺言不及道心無存誠暨于入官鮮於致化有出類者豈易  
得哉中人之流浮沈必矣至于明經之士全昧指歸講議未嘗聞  
威儀未嘗學官于民上貽笑不暇責其論政百有一焉詩謂長育  
人材亦何道也古有庠序列于郡國王風云邁師道不振斯文銷  
散由前代國家之不救乎聖朝之弗教乎當太平之朝不能教育  
俟何時而教育哉乃於選用之際患其才難亦猶不務耕而求穫  
矣今春詔下禮闈凡尙詞之人許存策論明經之士特與旌別天  
下之望翕然稱是其間所存策論不聞其誰激勸未明人將安信  
儻使程試之日先策論以觀其大要次詩賦以觀其全才以大要  
定其去留以全才升其等級明經義者別加考試人必強學副其  
精舉復當深思治本漸隆古道先於都督之郡復其學校之制約  
周官之法興闕里之俗辟文學掾以專其事敦之以詩書禮樂辯  
之以文行忠信必有良器蔚爲邦材況州縣之用乎夫庠序之興

由三代之盛王也豈小道哉孟子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樂也豈偶言哉行可數年士風丕變斯擇材之本致理之基也又李唐之盛常設制科所得大才將相非一使天下奇士學經綸之盛業爲邦家之大器亦策之上也先朝偶屬多務暫停此科今可每因貢舉之時申其隆典必有國士繼於唐人豈非邦家之盛選歟勿謂未必得人遂廢其道此皆慎選舉敦教育之道也亦何患乏人哉儻國家行此數事若今刑政之用心則無不成焉前代亂離鯨吞虎噬卜世卜年之意故斯道久缺反爲不急之務旣在承平之朝當爲長久之道豈如西晉之禍而有何公之語者乎願朝廷念祖宗之艱難願相府建風化之根本一之日圖之二之日行之不以聽芻蕘爲嫌而罷之則天下幸甚幸甚至於巖穴草澤之士或節義敦篤或文學高古宜崇聘召之禮以厚澆競之風國家近年已來羔雁弗降或有考槃之舉不踰助教之命孝廉之士適以爲辱何敦勸之有乎又流外之官澄清未至沿之則百姓

受弊革之則諸司乏人將使羣謗不興眾心知勸不若敦仍舊之制加獎善之方因自簿尉兩任多舉奏者許入錄事參軍錄事參軍多舉奏者許入職事官或換三班使臣既有進身之階豈無畏法之志設使流內之人無遷進之望而能盡公者必亦鮮矣今後百司新入之人或采其藝能或出於仕族行藏必審考試必精避役之人無畷之類嚴革其弊高爲之防旣激其流復澄其源亦何患流外之冗乎仲淹又謂育將材實邊郡使夷不亂華者何哉蓋聞古之善禦戎者將不乏人則師戰而不衄邊不乏廩則城圍而不下狄疑且畏罔敢深入此炎漢之所以長也不善禦戎者將在貴臣邊須遠饋故戰之則衄圍之則下狄無疑畏乘虛深入此石晉之所以亡也今兵久不用未必爲福在開元之盛有函谷之敗可龜鑑矣何哉昔之戰者貿然已老今之壯者囂而未戰有名之將往往衰落豈無晚輩未聞邊功此必廟堂之所思也仍聞沿邊諸將不謀方略不練士卒結援弭謗固祿求寵一旦急用萬無成

功加以邊民未豐邊廩未實罷武之際兵足食寡如屯大軍必須  
遠饋則中原益困四夷益驕深入之虞未可量也于時廟堂之上  
雖有臯陶之謀伯益之贊不亦難乎夫天下禍福如人家道成於  
覆簣敗於疾雷 聖朝豈恃其太平而輕其後計王衍之鑿豈曰  
不明清談之間坐受其弊蓋備之弗預知之弗爲許下之戎日血  
十萬豈不痛心哉今西北和好誠爲令圖安必慮危備則無患昔  
成周之盛王道如砥及觀周禮則大司馬戰陣之法粲然具存乃  
知禮樂之朝未嘗廢武今孫吳之書禁而弗學苟有英傑授亦何  
疑且秦之火書也將以愚其生人長保天下及其敗也陳勝項籍  
豈讀書之人哉前代名將皆洞達天人嗣續忠孝將門出將史有  
言焉今侯家子弟蔑聞韜鈴無所用心驕奢而已文有武備此能  
備乎今可於忠孝之門搜智勇之器堪將材者密授兵略歷試邊  
任使其識山水之向背歷星霜之艱難一朝用之不甚顛沛十得  
三四亦云盛矣至于四海九州必有壯士宜設武舉以收其遺唐

郭子儀武舉所得者也斯可遺乎又臣僚之中素有才識可賜孫  
吳之術使知文武之方異日安邊多可指任此皆育將材之道也  
又緣邊知同精加舉擇特授詔命專謀耕桑三五年間豐其軍廩  
此則實邊郡之道也將材旣育邊郡旣實師戰而不劬城圍而不  
下狄疑且畏敢深入乎縱有騷動朝廷可高枕矣前代禦戎其策  
非一唐陸贄議緣邊備守之術請置本土之兵勤營田之利與今  
事宜相近可約而行也本土之兵者若今北邊有雲翼招收之軍  
更可增致足爲奇兵至于營田之利宜常興作而加意焉願相府  
爲國家安危思之五代之亂非遠也爲河朔生靈思之景德之  
前未久也今相府勞一夕之思絕百代之恥無使中原見新羈之  
馬赤子入無知之俗則天下幸甚幸甚聖人曰微管仲吾其被髮  
左衽又曰民到手今受其賜管仲霸臣也而能攘戎狄保華夏功  
高當時賜及來代況皇朝之盛德乎仲淹又謂朝廷無過生靈  
無怨以絕亂之階者何哉蓋天下姦雄無代無之或窮爲夜舞或

起爲鉅盜伺朝廷之過執以爲辭幸生靈之怨弔而稱義不然亦何名而動哉今明盛之朝豈有大過亦宜辨於毫末杜其堅冰或戚近撓權或土木耗國或祿賞未均或任使未平或綱紀未修斯亦過之漸也仲淹敢小舉其漸以言之 國家戚近之人不可不約除拜之際宜量其才非曰惜恩懼乎致寇若力小任重則撓權亂法增朝廷之過啟姦雄之志易曰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所謂盜者其姦雄之謂乎今道路傳聞或緇黃之流或術藝之輩結託戚近邀求進貢或受恩賜或與官爵此撓權之漸也可不畏乎夫賞罰者天下之衡鑒也衡鑒一私則天下之輕重妍醜從而亂焉此先王之所慎也又土木之興久爲大蠹或謂土木之費出於帑藏無傷財害民之弊故爲之而弗戒也仲淹謂帑藏之物出於生靈 太祖皇帝以來深思遠慮聚之積之旣曰左藏矣復有內藏之名者所以爲軍國急難之備非諂神佞佛之資也 國家祈天永命之道豈在茲乎如洞真壽寧之宮以延燎之災

一夕逮盡豈非天意警在 帝心示土木之所崇非神靈之所據也安可取民人膏血之利輟軍國急難之備奉有爲之惑冀無狀之福豈不誤哉一旦有倉卒之憂須給賞之資雖重困生靈暴加率歛其可及乎此耗國之大也可不戒哉儻謂府藏豐盈用不可竭則日者黃河之役使數十州之人極力負資奔走道路豈惜府庫之餘而不用之耶故土木之妖宜其悉罷豈相府之不言乎兩宮之不聽乎又文武百官之祿法兵荒五代之制或職輕祿重或職重祿輕重輕之間奔競者至大亨之世猶患不均豈 聖朝之意乎所宜損之益之以建其極又三司之官差除頗異祿賜非輕何知弊而不言多養望以自進天下金穀決于羣胥培克無厭取怨四海使 先帝寬財之命弗逮于民和氣屢傷豐年寡遇曾不謂之過乎亦由三司之官不制考限不責課最朝受此職夕求他官直云假塗相與匿禍天下受弊職此之由豈 朝廷之意乎宜其別制考課重議賞罰激朝端之俊傑救天下之疲瘵其庶幾乎

又自古國之勳臣賞延于世今則每舉大慶必行此典自兩省以上奏薦子弟並爲京官比於庶寮亦旣優矣而特每歲聖節各序子弟謂之賞延黷亂以甚先王名器私假於人曾不謂之過乎非君危臣僭之朝何姑息之如是耶遂使廕序之人塞于仕路曾未稽古使以司民 國家患之屢有釐革然但革其下而不革其上節於彼而不節於此矣天下豈以爲然哉我相府豈惜一孺之恩不爲百辟之標表乎又遠惡之官多在寒族權貴之子鮮離上國周旋百司之務懵昧四方之事況百司者 朝廷之綱紀風教之戶牖咸在童孺曾無激揚使寺省之規剝牀至足公卿之嗣懷安敗名未嘗試難何以致遠非獨招搢紳之議實亦玷鈞衡之公此則祿賞未均任使未平綱紀未修之類也斯弊已久何可極乎惟我相府能革其弊能變其極而天下化成不爲難矣晉趙王倫石勒之徒心窺天子口責丞相豈非姦雄之人伺朝廷之過乎又今久安之民不經塗炭勞則易怨擾則易驚猛將謀臣威信未著況



邊民尙困邊廩尙乏苟有騷動饋運所艱武備未堅狄志可騁旣  
撓之以征戰或加之以饑饉生靈愁苦姦雄奮迅鼓舞羣小血視  
千里此五代之鑒昭昭焉非止方冊之有云抑亦耳目之可接也  
我太祖皇帝太宗皇帝亦嘗有事四方勞於饋運而生靈不敢  
怨姦雄不敢動者何哉五代餘民久在塗炭乍覩明盛如子得母  
縱有勞役未甚曩昔此生靈所不敢怨也當其天開之運震神  
武之威征伐四方動如山壓况躬擐甲冑備嘗艱難猛將如雲謀  
士如雨此姦雄所不敢動也所謂彼一時此一時爾今朝廷豈  
謂當時之易而不慮今時之難乎仲淹又謂保直臣斥佞人以致  
君於有道者何哉有若人未之病則苦口之藥鮮進焉國未之危  
則逆耳之言鮮用焉故佞人易進直臣易退其致君於有道也難  
哉及其旣病也藥必錯雜而進故鮮效焉及其旣危也言必錯雜  
而用故鮮功焉蓋佞人在矣直臣遠矣其悔之也難哉今朝廷  
久安苦言而不用者勢使然矣天深戒而不變者禍可畏矣伏聞

京師去歲大水今歲大疫四方聞之莫不大憂此天之有以戒也  
豈徒然乎而京師之災甚於四方何哉蓋京師者政教之所出君  
相之所居也禍未盈而天未絕故鑒戒形焉不獨恐懼其心使修  
省其政明 國家之德尙可隆天下之道尙可行也儻弗懼于心  
弗修于政漸盈于禍漸絕于天則 國家四海將如何哉或謂  
國家之災由歷數之定非政教之出若如所論則夏禹九疇之書  
果妖言耶豈欲弃而焚之乎苟天下有善則歸諸已天下有禍則  
歸諸天豈聖賢之用心哉願 聖朝黜術士之言奉先王之訓必  
不謬矣必無過矣至於保直臣斥佞人則 兩宮二府之心如日  
星焉孰可蔽其明乎縱有行僞而堅言僞而辯試於行事人焉度  
哉仲淹往日不極言而今極言者學陋之人思慮未精又親安之  
時上懼貽憂下懼失祿不幸親今亡矣 朝廷或恕之則自頂至  
踵皆可從其忠也又何憂乎儻相府思變其道與 國家作能久  
之計固其基本一旦王道復行使天下爲富爲壽數百年則福在

國家功在相府仲淹得與天下生靈長見太平幸甚幸甚況盛  
明之代何事而不可行乎曩者國家禁泥金之飾而久未能絕一  
旦使命婦不服工人不作于今天下無敢衣者使其餘奢僭皆如  
泥金之法亦何患不禁乎又如五代以來諸侯暴酷視民如芥生  
殺由之 皇朝龍興典章一寬 眞宗皇帝至仁如天盡心于此  
中則舉執法之吏外則創按刑之司徒流之間無敢差者若今於  
教化之道復如刑名之用心亦何患於難乎今搢紳之間多議按  
刑之司無益於外亦思之未深爾如得其人糾察四方絕斯民之  
冤協 先皇之志豈無益乎得人而已不可謂川之旣平可壞其  
防也今王刑旣清王道可行此天下士人爲相府惜其時也儻疑  
仲淹之言求聖賢之知爲身名計則仲淹豈不能終喪之後爲歌  
爲頌潤色盛德以順美於時亦何必居喪上書踰越典禮進逆耳  
之說求終身之弃而自置貧賤之地乎蓋所謂不敢以一心之戚  
而忘天下之憂是不爲身名之計明矣仲淹觀前代國家當其安

也士人上書論興亡之道非聖王賢相百不采一及其往也則後  
之史臣收于簡冊爲來代之鑒仲淹今日之言願相府采其一二  
爲國家天下之益不願後之史臣收于簡冊爲來代之鑒狂斐  
之人誅赦惟命以廟堂深嚴恐不得上乃敢相門之下各致此書  
庶有一達於聰明干犯台嚴不任戰汗激切之至

宋文鑑卷第一百十三

書

答趙元昊書

范仲淹

上呂相公書

范仲淹

游嵩山寄梅殿丞書

謝絳

與陳都官書

富弼

上范司諫書

歐陽脩

與尹師魯書

歐陽脩

答趙元昊書

范仲淹

仲淹謹修誠意奉書于夏國大王伏以先大王歸嚮朝廷心如金石我真宗皇帝命為同姓待以骨肉之親封為夏王履此山河之大旌旗車服降天子一等恩信隆厚始終如一齊桓晉文之盛無以過此朝聘之使往來如家牛馬馳羊之產金銀繒帛之貨交受其利不可勝紀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無戰禾黍雲合甲冑塵

委養生葬死各終天年使蕃漢之民爲堯舜之俗此真宗皇帝之至化亦先大王之大功也自先大王薨背今皇震悼累日嘻吁遣使行弔賻之禮以大王嗣守其國爵命崇重一如先大王昨者大王以本國眾多之情推立大位誠不獲讓理有未安而遣行人告于天子又遣行人歸其旌節朝廷中外莫不驚憤請收行人戮於都市皇帝詔曰非不能以四海之力支其一方念先帝歲寒之本意故夏王忠順之大功豈一朝之失而驟絕之乃不殺而還假有本國諸蕃之長抗禮於大王而能含容之若此乎省初念終天子何負於大王哉二年以來疆事紛起耕者廢耒織者廢杼邊界蕭然豈獨漢民之勞耶使戰守之人日夜豺虎競爲吞噬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仁人爲之流涕智士爲之扼腕天子遣仲淹經度西事而命之曰有征無戰不殺非辜王者之兵也汝往欽哉仲淹拜手稽首敢不夙夜于懷至邊之日見諸將帥多務小功不爲大略甚未副天子之意仲淹與大王雖未嘗高會嚮者同事朝廷於天子

則父母也於大王則兄弟也豈有孝於父母而欲害于兄弟哉可不爲大王一二而陳之傳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大王世居西土衣冠語言皆從本國之俗何獨名稱與中朝天子侔擬名豈正而言豈順乎如眾情莫奪亦有漢唐故事單于可汗皆本國極尊之稱具在方冊仲淹料大王必以契丹爲比故自謂可行且契丹自石晉朝有援立之功時已稱帝今大王世受天子建國封王之恩如諸蕃中有叛朝廷者大王當爲霸主率諸侯以伐之則世世有功王王不絕乃欲擬契丹之稱究其體勢昭然不同徒使瘡痍萬民拒朝廷之禮傷天地之仁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天地養萬物故其道不窮聖人養萬民故其位不傾又傳曰國家以仁獲之以仁守之者百世昔在唐末天下恟恟羣雄咆哮日尋干戈血我生靈腥我天地滅我禮樂絕我稼穡皇天震怒罰其不仁五代王侯覆亡相續老氏曰樂殺人者不可如志於天下誠不誣矣後唐顯宗祈于上

天曰願早生聖人以救天下是年我太祖皇帝應祈而生及歷試諸難中外忻戴不血一刃受禪于周廣南江南荆湖西川有九江萬里之阻一舉而下豈非應天順人之至乎由是罷諸侯之兵革五代之暴垂八十年天下無禍亂之憂太宗皇帝聖文神武表正萬邦吳越納疆并晉就縛眞宗皇帝奉天體道清淨無爲與契丹通好受先大王貢禮自茲四海熙然同春今皇帝坐朝至晏從諫如流有忤雷霆雖死必赦故四海之心望如父母此所謂以仁獲之以仁守之百世之朝也仲淹料大王建議之初人有離閒妄言邊城無備士心不齊長驅而來所嚮必下今以強人猛馬奔衝漢地二年于茲漢之兵民蓋有血戰而死者無一城一將願歸大王者此可見聖宋仁及天下邦本不搖之驗也與夫閒者之說無乃異乎今天下久平人人泰然不習戰鬪不熟紀律劉平之徒忠敢而進不顧眾寡自取其困餘則或勝或負殺傷俱多大王國人必以獲劉平爲賀昔鄭人侵蔡獲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惟子產曰



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而後鄭國之禍皆如子產之言  
今邊士訓練漸精恩威已立有功必賞敗事必誅將帥而下大知  
紀律莫不各思奮力效命爭議進兵如其不然何時可了今招討  
司統兵四十萬約五路入界著其律曰生降者賞殺降者斬獲精  
強者賞害老幼婦女者斬遇堅必戰遇險必奪可取則取可城則  
城縱未能入賀蘭之居彼之兵民降者死者所失多矣是大王自  
禍其民官軍之勢不獲而已也仲淹又念皇帝有征無戰不殺非  
辜之訓夙夜于懷雖師帥之行君命有所不受奈何鋒刃之交相  
傷必眾且蕃兵戰死者非有罪也忠於大王耳漢兵戰死非有罪  
也忠於天子耳使忠孝之人肝腦塗地積累怨魄爲妖爲災大王  
其可忽諸朝廷以王者無外有生之民皆爲赤子何蕃漢之限哉  
何勝負之言哉仲淹與招討太尉夏公經略密學韓公嘗議其事  
莫若通問於大王計而決之重人命也其美利甚眾大王如能以  
愛民爲意禮下朝廷復其王爵承先大王之志天下孰不稱其賢

哉一也如眾多之情三讓不獲前所謂漢唐故事如單于可汗之稱尙有可稽於本國語言爲便復不失其尊大二也但臣貢上國存中外之體不召天下之怨不速天下之兵使蕃漢邊人復見康樂無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之醜三也又大王之國府用或闕朝廷每歲必有物帛之厚賜爲大王助四也又從來入貢使人止稱蕃吏之職以避中朝之尊按漢諸侯王相皆出眞拜又吳越王錢氏有承制補官故事功高者受朝廷之命亦足隆大王之體五也昨有邊臣上言乞招致蕃部首領仲淹亦已請罷大王告諭諸蕃首領不須去父母之邦但同意中朝則太平之樂遐邇同之六也國家以四海之廣豈無遺才有在大王之國者朝廷不戮其家安全如故宜善事王以報國士之知惟同心嚮順自不失其富貴而宗族之人必更優恤七也又馬牛駝羊之產金銀繒帛之貨有無交易各得其所八也大王從之則上下同其美利生民之患幾乎息矣不從則上下失其美利生民之患何時而息哉仲淹今日之言

非獨利於大王蓋以奉君親之訓救生民之患合天地之仁而已  
乎惟大王擇焉不宣仲淹再拜

上呂相公書

范仲淹

伏蒙台慈疊賜鈞翰而褒許之意重如金石不任榮懼不任榮懼  
竊念仲淹草萊經生服習古訓所學者惟修身治民而已一日登  
朝輒不知忌諱效賈生慟哭太息之說爲報國安危之計而朝廷  
方屬太平不喜生事仲淹於搢紳中獨如妖言情既齟齬詞乃睽  
戾至有忤天子大臣之威賴至仁之朝不下獄以死而天下指之  
爲狂士然則忤之之情無他焉正如陸龜蒙怪松圖贊謂草木之  
性其本不怪乘陽而生小己過不伸不直而大醜彰於形質天下  
指之爲怪木豈天性之然哉今擢處方面非朝廷委曲照臨則敗  
辱久矣昔郭汾陽與李臨淮有隙不交一言及討祿山之亂則執  
手泣別勉以忠義終平劇盜實二公之力今相公有汾陽之心之  
言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夙夜盡瘁恐不副朝廷委任之意重負

泰山未知所釋之地不任惶恐戰慄之極不宣仲淹惶恐再拜

游嵩山寄梅殿丞書

謝絳

近有使者東來付僕詔書并御祝封香遣告嵩岳太常移文合用  
讀祝捧幣二員府以歐陽永叔楊子聰分攝會尹師魯王幾道至  
自緱氏因思早時約聖俞有太室中峯之行聖俞中春時遂往爲  
人閒事所窘未遑也今幸其便又二三子可以爲山水游侶然亟  
與之議皆喜見顏色不戒而赴十二日晝漏未盡十刻出建春門  
宿十八里河翌日過緱氏閱遊嵩詩碑字甚大而未鐫上緱嶺  
尋子晉祠陟轅轅道入登封出北門齋于廟中是夕寢旣興吏由  
五鼓有司請朝服行事事已謁新治宮拜眞宗御容稍卽山麓至  
峻極中院始改冠服卻車徒從者不過十數人輕齋遂行是時秋  
清日陰天未甚寒晚花幽草虧蔽石壁正當人力清壯之際加有  
朋簪談燕之適升高躡險氣豪心果遇盤石過大樹必休其上下  
酌酒飲茗徼然者久之道徑差平則腰輿以行嶮峭斗甚則芒躡

以進窺玉女窗搗衣石石誠異窗則亡有迺遷至八仙壇憩二醉  
石徧視墨跡不復存矣考乎三居所賦亦名過其實午晷方抵峻  
極上院師魯體最溢最先到永叔最少最疲於是浣漱食從容閒  
躋封禪壇下瞰羣峯乃向所跂而望之謂非插翼不可到者皆培  
塿焉邑居樓觀人物之夥視若蟻壤武后封祀碑故存自號大周  
當時名賢皆姓名于碑陰不虞後代之譏其不典也碑之空无字  
處覩聖俞記樂理國而下四人同遊鐫刻尤精僕意古帝王祀天  
神紀功德于此當時尊美甚盛後之君子不必廢之壞之也又尋  
韓文公所謂石室者因盡詣東峯頂是夕宿頂上會幾望天無纖  
翳萬里在日子聰疑去月差近令人浩然絕世閒慮盤桓立清露  
下直覺冷透骨髮羸體將不堪可方卽舍張燭具豐饌醴五人者  
相與岸幘褫帶環坐滿引賦詩談道閒以謔劇然不知形骸之累  
利欲之萌爲何物也夜分少就枕以息明日訪歸路步履無苦昔  
聞鼯鼠窮技能下而不能上豈近此乎午閒至中院邑大夫來逆

其禮益謹申刻出登封西門道穎陽宿金占十六日晨發據鞍縱望太室猶在後路曲南西則但見少室若夫觀少室之美非繇茲路則不能盡諸邑人謂之冠子山正得其狀自行七十里出穎陽北門訪石堂山紫雲洞卽邢和璞著書之所山徑極峻捫蘿而上者七八里上有大洞蔭數畝水泉出焉久爲道士所居爨煙熏燎又塗填其內已戒邑宰稍營草屋於側徙而出之此閒峯勢危絕大抵相向如巧者爲之又峭壁有若四字云神清之洞體法確妙蓋薛老峯之比諸君疑古苔蘚自成文又意造化者筆焉莫得究其本末少留數十刻會將雨而去猶冒夜行二十五里宿呂氏店馬上粗若疲厭則有師魯語怪永叔子聰歌俚調幾道吹洞簫往往一笑絕倒豈知道路之短長也十七日宿鼓婆鎮遂緣伊流陟香山上下方飲于八節灘上始自峻極中院末及此凡題名于壁于石子樹閒者蓋十有四處大凡出東門極東而南之自長夏門入繞崧輓一匝四百里可謂窮極勝覽切切未滿志者聖俞不與

焉今既還府恐相次便有塵事侵汨故急寫此奉報庶代一昔之談

與陳都官書

富弼

牙幹至蒙惠書論君子小人各以類進且取易泰之初九否之初六皆以拔茅茹爲爻辭以質其事因及治亂之道率由君子小人而致旨暢而辭密氣勁而志堅上發經蘊旁照世弊森轟明白其文章之偉歟復謂僕異時必居進退君子小人之位此足下待僕之過也然似有疑僕臨富貴不能守初節迺以忠義見勗於是不可不報足下試聽之夫書籍所載皆聖賢所行之道然未有不深其本而敷其末隱其原而揚其流其本深則其末茂其原隱則其流遠此聖賢制則之要也凡今之人觀書者不究其本不詳其原惟末流是習是故不見聖人之心之所存矧又未盡末流之學隘近淺薄陷爲小人謂讀書不爲人專以爲己也於是以前爵位爲梯身之具而忘乎其君以祿利爲肥身之資而忽乎其民然有尙未

能梯肥其身者則有蹈捷急之徑趨邪枉之門貨賄公行交結相  
尚千姦萬亂亡所不至生偷一時之樂死爲後世之誚而不顧也  
僕謂市販之貪奴隸之猥亦或恥而不肯爲而彼人者洋洋自以  
爲計之得己之勝吁可哀也僕不佞自始讀書爲學必窮其本原  
不到聖賢用心處輒不止聖賢之心卽天地之心也天地生人於  
其間不能自治必立君長以治之爲君者不能獨治必求賢以佐  
之聖者君之賢者臣之君臣合而共治其人人旣和天下無事於  
是君臣處其位相與共享天下之樂以爲報也聖賢不待報天下  
之人奉以爲報也是知古之爲學者爲人不爲己也古之得位爲  
君與之佐者亦不爲己而爲人也故傳曰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  
一人肆於民上又曰天生聖人蓋爲百姓不獨使自娛樂而已也  
夫爲人君者尙不得肆不得自娛樂其爲佐者反可以爵祿梯肥  
而忘乎君忽乎民哉又可朋姦附惡爲市販爲奴隸之所不爲哉  
是故古者聖賢得其時則假富貴之位以所學之道施於當世之



民不得其時則甘貧喜賤亦以所學之道著于書以教後世聖賢之心盡於是而已矣今足下旣才僕而譽之又疑而勗僕是果相知乎意僕視富貴爲何等物處之不以義則所處設君相設處僕于位僕將持所學發時之所未治說吾君吾相而治之用吾說康吾民則所謂富貴者眞富貴也僕惟恐富貴之不得得之不能久也苟不用吾說不能以所學康吾民僕當自亟去棄富貴如脫屣墜甌還吾貧賤著書爲樂且孰能障吾救後世哉僕自斷如此復何苦而移吾之節哉僕之惟其直如日月著于天嵩衡植于地日月可隕嵩衡可拔僕之節不可移也不然僕老死其節亦可與死偕死也捨是必未爲交游憂足下諒之所示辨劉牧鉤隱圖洎制器尙象論皆精絕得人意外之妙研玩累月僅見閩域其本不以復時一覽以紓想望之心

上范司諫書

歐陽脩

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卽欲爲一書以賀

多事忽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爲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失得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爲宰相必爲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

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邪非材且賢者不能爲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爲御史必爲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廷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爲也昔韓退之作爭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脩獨以爲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爲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庭論陸贄又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纔兩事爾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也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爲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

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一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爲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然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爲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之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

與尹師魯書

歐陽脩

前在京師相別時約使人如河上旣受命便遣白頭奴出城而還言不見舟矣其夕及得師魯手簡乃知留船以待怪不如約方悟此奴懶去而見給臨行臺吏催苛百端不比催船魯人長者有禮使人惶迫不知所爲是以又不留下書在京師但深託君貺因書

道脩意以西始謀陸赴夷陵以大暑又無馬乃作此行沿汴絕淮  
泛大江凡五千里用一百一十程纔至荆南在路無附書處不知  
君貺曾作書道脩意否及來此問荆人云至郢止兩程方喜得作  
書以奉問又見家兄言有人見師魯過襄州計今在郢久矣師魯  
歡戚不問可知所渴欲聞者別後安否及家人處之如何莫苦相  
尤否脩行雖久然江湖皆昔所游往往有親舊留連又不遇惡風  
水老母用術者言果以此行爲幸又聞夷陵有米麵魚如京洛又  
有黎栗橘柚大筍茶薺皆可飲食益相喜賀昨日因參轉運作庭  
趨始覺身是縣令矣其餘皆如昔時師魯簡中言疑脩有自疑之  
意者非他蓋懼責人大深以取直爾今而思之自決不復疑也然  
師魯又云聞於朋友此似未知脩心當與高書時蓋已知其非君  
子發於極憤而切責之非以朋友待之也其所爲何足驚駭路中  
來頗有人以罪出不測見弔者此皆不知脩心也師魯又云非忘  
親此又非也得罪雖死不爲忘親此事須相見可盡其說也五六

十年來天生此輩沈默畏謹布在世間相師成風忽吾輩作此事  
下至竈門老婢亦相驚怪交口議之不知此事古人日日有也但  
問所言當否而已又有深相賞歎者此亦是不慣見人事也可嗟  
世人不見如往時事久矣往時砧斧鼎鑊皆是烹斬人之物然士  
有死不失義則趨而就之與几席枕藉之無異有義君子在傍見  
其就死知其當然亦不甚歎賞也史冊所以書之者蓋特欲警後  
世愚懦者使知事有當然而不得避爾非以爲奇事而詫人也幸  
今世用刑至仁慈無此物使有而一人就之不知作何等怪駭也  
然吾輩亦自當絕口不可及前事也居閑僻處日知進道而已此  
事不須言然師魯以脩有自疑之言要知脩處之如何故略道也  
安道與子在楚州談禍福事甚詳安道亦以爲然俟到夷陵寫去  
然後得知脩所以處之之心也又常與安道言每見前世有名入  
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真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感感怨嗟有  
不堪之窮愁形於文字其心歡戚無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此累

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感感之文師魯察脩此語則處之之心又可  
知矣近世人因言事亦有被貶者然或傲逸狂辭自言我爲大不  
爲小故師魯相別自言益慎職無飲酒此事脩今亦遵此語咽喉  
自出京愈矣至今不曾飲酒到縣後勤官以懲洛中時懶慢矣夷  
陵有一路祇數日可至郢白頭奴足以往來秋寒矣千萬保重

朱文鑑卷一百十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宋文鑑卷第一百十四  
書

與石推官書

歐陽脩

答吳充秀才書

歐陽脩

上杜中丞論舉官書

歐陽脩

與四路招討司幕府李諷田棐元積中書

尹洙

答張洞書

孫復

上孔中丞書

石介

答韓持國書

蘇舜欽

與石推官書

歐陽脩

前同年徐君行因得寓書論足下書之怪時僕有妹居襄城喪其夫匍匐將往視之故不能盡其所以云者而略陳焉足下雖不以僕為狂愚而絕之復之以書然果未能諭僕之意非足下之不諭由僕聽之不審而論之之略之過也僕見足下書久矣不即有云

而今乃云者何邪始見之疑乎不能書又疑乎忽而不學夫書一藝爾人或不能與忽不學時不必論是以默默然及來京師見二像石本及聞說者云足下不欲同俗而力爲如前所陳者是誠可諍矣然後一進其說及得足下書自謂不能與前所聞者異然知所聽之不審也然足下於僕之言亦似未審者足下謂世之善書者能鍾王虞柳不過一藝已之所學乃堯舜周孔之道不必善書又云因僕之言欲勉學之者此皆非也夫所謂鍾王虞柳之書者非獨足下薄之僕固亦薄之矣世之有好學其書而悅之者與嗜飲茗閱圖畫無異但其性之一僻耳豈君子之所務乎然至於書則不可無法古之始有文字也務乎記事而因物取類爲其象故周禮六藝有六書之學其點畫曲直皆有其說楊子曰斷木爲棊椀革爲鞠亦皆有法焉而況書乎今雖隸字已變於古而變古爲隸者非聖人不足師法然其點畫曲直猶有準則如母毋彳亍之相近易之則亂而不可讀矣今足下以其直者爲斜以其方者爲

圓而曰我第行堯舜周孔之道此甚不可也譬如設饌於案加帽於首正襟而坐然後食者此世人常耳若其納足於帽反衣而衣坐乎案上以飯實酒卮而食曰我行堯舜周孔之道者以此之於世可乎不可也則書雖末事而當從常法不可以爲怪亦猶是矣而足下了不省僕之意凡僕之所陳者非論書之善否但患乎近怪自異以惑後生也若果不能又何必學僕豈區區勸足下以學書者乎足下又云我實有獨異於世者以疾釋老斥文章之雕刻者此又大不可也夫釋老惑者之所爲雕刻文章薄者之所爲足下安知世無明誠篤厚君子之不爲乎足下自以爲異是待天下無君子之與已同也仲尼曰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是則仲尼一言不敢遺天下之後生足下一言待天下以無君子此故所謂大不可也夫士之不爲釋老與不雕刻文章者譬如爲吏而不受貨財蓋道當爾不足恃以爲賢也

答吳充秀才書

歐陽脩

前辱示書及文三篇發而讀之浩乎若千萬言之多及少定而視焉纔數百言爾非夫辭豐意雄霈然有不可禦之勢何以至此然猶自患俶俶莫有開之使前者此好學之謙言也脩材不足用於時仕不足榮於世其毀譽不足輕重氣力不足動人世之欲假譽以爲重借力而後進者奚取於脩焉先輩學精文雄其施於時又非待脩譽而爲重借力而後進者也然而惠然見臨若有所責得非急於謀道不擇其人而問焉者歟夫學者未始不爲道而至者鮮焉非道之於人遠也學者有所溺焉爾蓋文之爲言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世之學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則曰吾學足矣甚者至棄百事不關於心曰吾文士也職於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鮮也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之頃爾然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何其用功少而能極其至如是也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書荀卿蓋亦晚而有作若子雲仲舒方勉焉以模言語此道未足而

彊言者也後之惑者徒見前世之文傳以爲學者文而已故用力愈勤而愈不至此足下所謂終日不出於軒序不能縱橫高下皆如意者道未足也若道之充焉雖行乎天地入于淵泉無不之也先輩之文浩乎霈然可謂善矣而又志於爲道猶自以爲未廣若不止焉孟荀可至而不難也脩學道而不至者然幸不甘於所悅而溺於所止因吾子之能不自止又以勵脩之少進焉幸甚幸甚脩白

上杜中丞論舉官書

歐陽脩

脩前伏見舉南京留守推官石介爲主簿近者聞介以上書論赦被罷而臺中因舉他吏代介者主簿於臺職最卑介一賤士也用不用當否未足害政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介爲人剛果有氣節力學喜辨是非真好義之士也始執事舉其材議者咸曰知人之明今聞其罷皆謂赦乃天子已行之令非疎賤當有說以此罪介曰當罷脩獨以爲不然然不知介果指何事而言也傳者皆云介

之所論謂朱梁劉漢不當求其後裔爾若止此一事則介不爲過也然又不知執事以介爲是爲非也若隨以爲非是大不可也且主簿於臺中非言事之官然大抵居臺中者必以正直剛明不畏避爲稱職今介足未履臺門之闕而已用言事見罷真可謂正直剛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爲主簿直可任御史也是執事有知人之明而介不負執事之知矣脩嘗聞長老說趙中令相太祖皇帝也嘗爲某事擇官中令列二臣姓名以進太祖不肯用它日又問復以進又不用它日又問復以進又不用它日又問復以進太祖大怒裂其奏擲殿陛上中令色不動插笏帶閒徐拾碎紙袖歸中書它日又問則補綴之復以進太祖大悟終用二臣者彼之敢爾者蓋先審知其人之可用然後果而不可易也今執事之舉介也亦先審知其可舉邪是偶舉之猶宜一請介之所言辯其是非而後已若介雖迓上而言是也當切以辯若其言非也猶宜曰所舉者爲主簿爾非言事也待爲主簿不任職則可請罷以此辭

焉可也且中丞爲天子司直之臣上雖好之其人不肖則當彈而去之上雖惡之其人賢則當舉而申之非謂隨時好惡而高下者也今備位之臣百十邪者正者其糾舉一信於臺臣而執事始舉介曰能朝廷信而將用之及以爲不能則亦曰不能是執事自信猶不果若遂言它事何敢望天子之取信於執事哉故曰主簿雖卑介雖賤士其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況今斥介而它舉必亦擇賢而舉也夫賢者固好辯若舉而入臺又有言則又斥而它舉乎如此則必得愚闇懦默者而後止也伏惟執事如欲舉愚者則豈敢復云若將舉賢也願無易介而它取也今世之官兼御史者例不與臺事故敢布狂言竊獻門下伏惟幸察焉

與四路招討司幕府李諷田棐元積中書

尹洙

得劉伯壽牒取王文政文牘尋以對送始文政等以罪配隸牢城保寧爲兵會韓公來以舊獄訴於公公命覆其罪苟不至深切則

移籍於廣銳蕃落文政等皆在涇於是申上帥府呼此二人幕府不俾二人者來反令取其具獄就涇視之既而帥命二人者來止云材弱射七斗弓箭不滿兩握其具獄則詳之矣於是眾議曰具獄往而二人乃來此必審其初罪不爲深切矣其言材弱射不中程者慮以廣銳處之也蕃落舊等才五尺三寸近制短指者亦聽狄侯命二舊卒方之不少損又命以射彎九斗弓箭不滿二指在舊卒下等之上涇內地不知蕃落所用皆短箭故差繆相遠若必以長箭程之雖積功至大校其少且壯者亦不能應格矣又蕃落中有犯姦若盜如此北隸軍者甚眾決不復疑但喜得勝兵者二人遂易其籍帥府乃詢去若二人者罪安得不爲深切然後乃知帥府之意不欲隸此二人於蕃落既已籍之無如之何乃答曰其罪不至於極惡蓋婉其辭所以恭上命也不圖又命劉伯壽覆其獄凡涇人之相厚者皆見責曰何乃不稟帥命某聞之甚駭其言若它事則不敢知如正此一事則所以爲不稟也何者始本路索



此二人於涇帥旣不遣復命取具獄視之若果以爲巨隱則當下  
令曰此不足貸二人無可遣理獨歸其具獄則洙必審視其罪雖  
其可貸猶當奉承帥旨奚必改籍此二卒耶且韓公非素得視此  
二人具獄也命本路究其罪易其軍與不易皆繫於本路也不易  
不足爲忤意易之不足爲迎合且本路軍與民暨蕃酋以事自訴  
以功自理於韓公者多矣皆下其事於本路且命詳之其以事自  
訴得辨者十二三以功自理應格者十一二蕃酋所陳其可行者  
十不一二皆不以先入之言爲主也文符盡在可取而覆視豈必  
以一事爲違戾耶茲事極微而洙懇懇爲言者誠以害於體爲甚  
大也昨日經略司行某事其於法少疑而事當然者大吏持以前  
日王文政等無礙於法尙爾今此恐見詰奈何洙叱去之洙謂狄  
侯曰異日此曹有言必請黥之雖異日黥之徒能制一吏如將校  
何將校必曰此一細事猶不得遂其行安能使我畏哉吾獨知  
畏元帥耳此甚足爲元帥憂也自洙臨本路原州鎮戎軍決罪有

不足死而特死者有當死而慘其形者洙與狄侯議皆不問其狀蓋知其守將可任以事當申其權於下也又有卒犯罪反持其主校過失者洙詰之曰若主校與汝共爲隱汝懼累以言或主校濫罰汝不勝其虐以言吾皆聽汝理有罪者今汝自有罪當罰主校若貨汝則過終不聞是使主校皆畏過莫敢咎其卒者此軍之大弊也狄侯暨諸將皆曰善然遂杖去之且大將於士卒非人人能督察撫循之也必有主校焉使軍中皆畏其主校則將無所事矣夫士卒不畏其主校則飲博自恣飲博自恣則卒至於貧窮卒至於貧窮則無所不至焉爲主校者豈使反畏其下哉故爲將者必察羣校之貪虐者自去之無使其下能持焉則卒皆有畏矣是則大將者不使士卒獨畏我而不畏其主校又不使屬郡之兵獨畏我而不畏其守將此治兵之大要也洙秩雖卑然於本路言之與狄侯皆大將之任也責任旣重朝夕於邊事無不憂者聞士卒不畏其主校則小以爲憂聞屬郡不畏其守將則大以爲憂今將使

一路之人不畏其大將則元帥安得而不憂耶故某所謂於事雖小而於體甚大者以此某得以諫名官凡事之曲直猶當於天子廷辨之今乃不能自辨於元帥反囁嚅於幕府豈畏懦耶蓋元帥之體不當以事誦於部將是某凡辨論事可取直於天子不可取直於元帥幸諸君少留意焉

答張洞書

孫復

兩辱手書辭意勤至道離羣外以僕居今之世樂古聖賢之道與仁義之文也遠以尊道扶聖立言垂範之事問於我我幸而志于斯也有年矣重念世之號進士者率以砥礪辭賦晞覘科第爲事若明遠穎然獨出不汲汲於彼而孜孜於此者幾何人哉然吾懼明遠年少氣勇而欲速成無以致於文也故道其一二明遠熟察之而已矣夫文者道之用也道者教之本也故文之作也必得之於心而成之於言得之於心者明諸內者也成之於言者見諸外者也明諸內者故可以適其用見諸外者故可以張其教是故詩

書禮樂大易春秋之文也總而謂之經者以其終於孔子之手尊而異之爾斯聖人之文也後人力薄不克以嗣但當左右名教夾輔聖人而已或則發列聖之微旨或則擿諸子之異端或則發千古之未寤或則正一時之所失或則陳仁政之大經或則斥功利之末術或則揚聖人之聲烈或則寫下民之憤歎或則陳天人之去就或則述國家之安危必皆臨事撫實有感而作爲論爲議爲書疏歌詩贊頌箴解銘說之類雖其目甚多同歸於道皆謂之文也若肆意構虛無狀而作非文也乃無用之瞽言爾徒污簡冊何所貴哉明遠無志於文則已若有志也必在潛其心而索其道潛其心而索其道則其所得也必深其所得也既深則其所言也必遠既深且遠則庶乎可望於斯文也不然則淺且近矣曷可望於斯文哉噫斯文之難至也久矣自西漢至李唐其閒鴻生碩儒齊肩而起以文章垂世者眾矣然多以楊墨佛老虛無報應之事沈謝徐庾妖艷邪哆之言雜乎其中至有盈箱滿集發而視之無一

言及於教化者此非無用瞽言徒污簡冊者乎至於終始仁義不  
叛不雜者惟董仲舒揚雄王通韓愈而已由是而言之則可容易  
至之哉若欲容易而至之則非吾之所聞也明遠熟察之無以吾  
言爲忽

上孔中丞書

石介

夫子之道不行於當年傳於其家直四十餘世以俟子孫如此其  
遠也夫子沒後世有子思焉安國焉穎達焉止於發揚其言而已  
有漢相光唐相緯雖得位亦不能盡行其道夫子之道其肯鬱然  
蟠伏於其家乃躍起奮出散漫於天下天下人皆可以得之漢高  
祖唐太宗能得之於上以之有天下三百年孟軻楊雄文中子韓  
愈能得之於下以之有其名於億萬世唯孔氏子孫無有得之者  
俟四十餘世僅二千年閣下乃得之今夫子之道不專在於閣下  
也閣下又且赫然有聲烈於天下復得位於朝見用於天子閣下  
徒能得夫子之道其將以夫子之道事於聖君施於天下俾國家

爲二帝爲三王爲兩漢爲鉅唐矣夫子之志曰吾志在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夫子懼之而又時無君已無位不能誅不能正乃作春秋焉所以正王綱舉王法故春秋成亂臣賊子懼爲司寇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攝相事則齊終不敢窺兵河南當時之君則昏也當時之位則攝也尙不及閣下得明君有大位爲中丞逾月而未聞有舉焉閣下在朝朝廷尙有姦臣敢在位天下蠹賊未悉除是夫子道猶未克盡舉豈夫子直四十餘世僅二千年以俟閣下閣下宜念之且天子之設御史府尊其位崇其任不與他府並舊有大夫則中丞亞大夫而領其屬今大夫闕則中丞其長也故中丞之任特重焉中丞之責尤重焉君有佚豫失德悖亂亡道荒政拂諫廢忠慢賢御史府得以諫責之相有依違順旨蔽上罔下貪寵忘諫專福作威御史府得以糾繩之將有驕悍不順恃武肆害玩兵亟戰暴刑毒民御史府得以舉劾之君至尊也相與

將至貴也且得諫責糾劾之餘可知也御史府之尊嚴也如軒陛  
之下廟堂之上進退百官行政教出號令明制度紀賞罰有不如  
法者御史得言之御史府視中書樞密雖若卑中書樞密亦不敢  
與御史府抗威爭禮而返畏悚而尊事之御史府之重其無與此  
然須得如閣下者居之始貴矣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禮曰人  
存則政舉閣下聖人之後又能得聖人之道以方重剛正公忠清  
直烈烈在於朝爲天子獻可替否贊謀猷持綱紀天下想望其風  
采者十五年閒簡於清衷期將大用且歷試於外更觀其能違更  
三大藩皆卓然有治聲聞於天宇浹於日下御史府中丞虛位日  
班於紫宸殿下佩金煌煌行聲鏘鏘且有百數天子弗錄之乃南  
走三百里以驛召閣下直入其府登其位自陛下獨決萬機來登  
崇俊良黜逐纖人革故鼎新百度脩舉太平之望日月以隆然而  
天人之心猶鬱然不大舒釋者以閣下尙稽大任也至是天人之  
心始大舒釋矣閣下自初及終皆以直道進詩曰靡不有初鮮克

有終介嘗聞朝大夫語曰有某官爲某官時忠鯁直讜謇謇敢言  
觸龍逆鱗不避誅死由是人主知之聲名藹然聳動朝野不四五  
年取顯仕今爲某官位彌高身彌貴祿厚惠渥私庭曳青綬者五  
六人門前炎炎可炙手顧此勢力榮寵有所惜也如有物塞其耳  
如有葉蔽其目如有鉗緘其口朝廷有闕政國家有遺事若不聞  
若不覩而不復言則嚮之忠鯁直謇謇敢言乃沽名耳其以爲  
速進之媒乎噫事之積道德富仁義於厥身蓋假於權位以布諸  
行事利於天下也豈有屑屑然謀夫衣食者歟正色直己立於朝  
廷行其道乃使天下有此論庸無傷乎古今君子少小人多君子  
常不勝小人小人不惟常勝君子而又不能容之惡直醜正囂囂  
實繁幸而有一君子在於朝則百小人排之非鐵心石腸剛正不  
折未有不隨而靡者小人不容君子也如是而不能死節以永終  
譽中塗晚節須有淪變宜其爲小人之所排也今有人位未顯身  
在下能堅正不顧其身敢直言極諫犯天子顏色封章抗疏論天



下利害羣小人必叢立指點曰此人速進也沽虛名也非以行道也吁吾徒不見容於小人也不敢信於天下也固若是乎學周公孔子之道不用則卷而懷之用則肯已乎實將施及國家布於天下以左右吾君綏吾民矣羣小人排毀不已無足怪也閣下亦當大警戒之勿使天下有所論則君子幸甚天下幸甚

答韓持國書

蘇舜欽

近得京信長姊奄逝中懷殞裂不堪其哀更承慰問重增號絕且蒙見責以兄弟在京不以義相就以盡友悌之道獨羈外數千里自取愁苦持國予之素所畏者也今言如是疑非出於持國也然筆迹趣向皆持國又不足疑是持國知其一未知其他予不得不爲持國班班而言也予亦人也非翼而飛蹄而馳者也豈無親戚之情豈不知會合之樂也雖是禽獸亦安肯舍安逸而就愁苦哉此語去離物情遠矣豈當出於持國之口耶昨在京師官時不敢犯人顏色不敢議論時事隨眾上下心志蟠屈不開固亦極矣不

幸適在嫌疑之地不能決然早自引去致不測之禍粹去下吏無人敢言友讐一波共起謗議被廢之後喧然未已更欲寘之死地然後爲快來者往往鉤蹟言語欲以傳播好意相存卹者幾希矣故閉戶或密出不敢與相見如避兵寇惴惴然惟恐累及親戚耳偷俗如此安可久居其閒遂超然遠舉羈泊於江湖之上不唯衣食之累實亦少避其機穽也況血屬之多持國見之矣屋廬之隘持國亦見之矣資人之薄持國又見之矣常相團聚不衣與食可乎不可也衣食雖足閉關常不與人相接可乎亦不可也既與人接不與之言可乎又不可也既與之言不與之往還可乎又不可也既與之言語往還人人皆如持國則可今持國尙有此語況親也義也識也不迨持國者多矣使之加釀惡言喧布上下不能自明則前日之事未爲重也便都無此事亦終日勞苦應接之不暇寒暑奔走塵土泥淖中不能了人事羸馬傲僕日栖栖取辱於都城使人指背笑我哀閔我亦何顏面安得不謂之愁苦哉此雖與兄

弟親戚相遠而伏臘稍充足居室稍寬又無終日應接奔走之勞  
耳目清曠不設機關以待人心安閑而體舒放三商而眠高春而  
起靜院明牕之下羅列圖史琴樽以自愉踰月不跡公門有興則  
泛小舟出盤閭吟嘯覽古於江山之間渚茶野釀足以銷憂葺鱸  
稻蟹足以適口又多高僧隱君子佛廟勝絕家有園林珍花奇石  
曲池高臺魚鳥留連不覺日暮昔孔子作春秋而夷吳又曰吾欲  
居九夷觀今之風俗樂善好事知予守道好學皆欣然願來過從  
不以罪人相遇雖孔子復生是亦必欲居此也則持國以彼此較  
之孰爲然否哉人生內自得外有所適故亦樂矣何必高位厚祿  
役人以自奉養然後爲樂今雖僑此亦如仕宦南北安可與親戚  
常相守耶持國明年終喪昆仲亦必遊宦何以盡友悌之道也況  
予窘迫勢不得如持國之意必使我尸轉溝洫肉餒豺虎而後可  
也何其忍耶嘗觀棠棣之詩云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謂兄弟以恩  
當有急難之時必相拯救又云喪亂旣平旣安且寧雖有兄弟不

宋文鑑卷一百十四  
如友生謂友朋尚義及安寧之時以禮義相琢磨也予於持國外  
兄弟也當急難之時不相拯救今又於未安寧之際欲以義相琢  
刻雖古人所不能受予欲不報慮淺吾持國也前得子華詩意亦  
然未暇縷述今并此以達子華予非躁而忉咄者察之

宋文鑑卷第一百十五

書

與吳九論武學書

劉敞

答趙內翰書

蔡襄

答劉蒙書

司馬光

與范景仁論樂書

司馬光

與王介甫書

司馬光

與吳九論武學書

劉敞

前此有人自京師至言朝廷制作武舞教之庠中者小人竊喜以謂太祖太宗功業軼三王德厚侔天地而廟樂未立雅頌未備公卿大夫乃宜冬不裘夏不葛而日夜謀之所以使名聲洋溢與萬世無窮百姓有以詠歌四夷有以觀聽也而闕然寢久功烈掩塞是以天子感焉而作樂崇德以薦之宗廟肆之上帝矣周室既衰管絃之書遂亡于今千歲焉而吾徒乃且復得閱其蹈厲親其文

物是千一之會也以足下方爲學官所以欣然奉書求粗問制度亦欲夸動下國奮揚輝光今辱來訊乃知傳者之誤而國家自以邊鄙未靖故立武學以校驍鷲之士孫吳賁育之儔小人失望又重感歎昔三代之王建辟雍成均以敦化者危冠逢掖之人居則有序其術詩書禮樂其志文行忠信是以無鄙倍之色鬪爭之聲猶懼其未也故賤詐謀爵人以德褒人以義軌度其信壹以待人故曰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民知所底而無貳心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曾未聞夫武學之制也夫縵胡之纓短後之衣瞑目而語難按劍而疾眎者此所謂勇力之人也將教之以術而動之以利其可得而不爲其容乎其容可得無變其俗乎吾恐雖有智者未易善其後也而況建博士之職廣弟子之員本之不知教化旣寢弱矣夫戰國之時天下競於馳騫於是乎有縱橫之師技擊之學以相殘也雖私議巷說有司不及然風俗猶以是薄禍亂猶以是長學者之所甚疾仁人之所憂而辨也若之何其效之

且昔先王務教胄子以道而不及武者非無四夷之患誠恐示民以佻也今既示之佻矣道其已乎四方之人何觀焉且足下預其議而不能救歟吾所甚惑也足下書曰時事日新恨不我見此獨非新事乎吾既見之矣故聊以裁答

答趙內翰書

蔡襄

伏蒙示下眾薦黃晞奏草晞聞人與之游甚久以書自喜不苟於人誠高世懷道之士足下薦之於朝庶乎盛時無有遺材足下之存心不特爲晞發也然其奏曰石介在國子監時請晞表率生徒晞以介詐善不宜爲事非是遂拒之弗往乃晞之先見知人識慮高遠也襄以謂斥介而引晞意所未喻介好論議當時人物故眾毀叢至原其所以爲心欲君側無姦邪人人爲忠孝百姓無疾苦教化明白信周公孔子之言謂太平可立致而不度世務行之難易此介之所以修誠立節之大略也所抵牾者夏竦黨輩耳一日介去朝奸人巧僞百端妄造謗毀必欲赤其族然後快意賴天子

聖明辨是非故介久而自白嗟乎謂介詐善何也夫詐善者將圖富貴取名譽也介生不免寒飢而死幾斲棺子孫流離詐善者固如是耶守已信道而不顧世俗者伯夷叔齊是也且數百年孔子稱之其論遂定若介信道而守死者也其亦有待於後世乎昔介之存襄以同年進士兄事而友之自介之亡未見有如介之自信者介復生當師事之不暇以苟容無所自立爲責況敢毀之晞避介聘爲學正不肯爲介下耳此特小小者豈足爲晞高識遠慮哉足下與介疎知之不至然天下公議固當有聞足下語論眾所瞻望詎可雷同今毀介之人滿朝廷其箝口固不爲少雖開口明介介豈遂明然賣死友以合貴權此襄所不爲而足下所見知之者也近爲寒氣薄中日再食粥者七矣奉教不知疲憊感歎顛倒

答劉蒙書

司馬光

昔張伯松語陳孟公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爲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馬文淵戒兄子欲其效龍伯高之周慎謙儉不欲



其效杜季良憂人之憂樂人之樂也光愚無似何足以望萬一於古人然私心所慕者伯松伯高而不敢爲孟公季良之行也況幼時始能言則誦儒書習謹敕長而爲吏則讀律令守繩墨齷齷然爲鄙細之人側足於庸俗之間不爲雄俊奇偉之士所齒目爲日久矣不意去歲足下自大河之北洋洋而來遊於京師負其千鎰之寶欲求良工大賈而售之乃幸顧於陋巷因得竊讀足下之文窺足下之志文甚高志甚大語古則浩博而淵微論今則明切而精至誠不能不口誇而心服譬如寡人之子終日環繞愛玩咨嗟傳布訖無一錢敢問其直之高下亦終於無益而已矣今者足下忽以親之無以養兄之無以葬弟妹嫂姪之無以恤策馬裁書千里渡河指某以爲歸且曰以鬻一下婢之資五十萬畀之足以周事何足下見期待之厚而不相知之深也光得不駭且疑平方今豪傑之士內則充朝廷外則布郡縣力有餘而人可仰者爲不少矣足下莫之取乃獨左顧而抵於不肖豈非見期待之厚哉光雖竊

託迹於侍從之臣月俸不及數萬爨桂炊玉晦朔不相續居京師已十年囊儲舊物皆竭安所取五十萬以佐從者之蔬糲乎夫君子雖樂施予亦必已有餘然後能及人就其有餘亦當先親而後疎先舊而後新光得侍足下裁周歲得見不過四五而遽以五十萬奉之其餘親戚故舊不可勝數將何以待之乎光家居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純衣帛何敢以五十萬市一婢乎而足下忽以此責之豈非不相知之深哉光視地而後敢行頓足而後敢立足下一旦待之爲陳孟公杜季良之徒光能無駭乎足下服儒衣談孔顏之道啜菽飲水足以盡歡於親簞食瓢飲足以致樂於身而違違焉以貧乏有求於人光能無疑乎足下又責以韓退之所爲若光者何人敢望韓退之哉韓退之能爲文其文爲天下貴凡當時王公大人廟碑墓碣靡不請焉故受其厚謝隨復散之於親舊此其所以能行義也若光者何人敢望退之哉光自結髮以來雖能行無所然實不敢錙銖妄取於人此眾人所知也取之也廉則其

施之人也。靳亦其理宜也。若既求其取之廉，又責其施之厚，是二行者誠難得而兼矣。足下又欲使光取之於他人，其尤不可之大也。微生高乞醯於隣人，以應求者，孔子以爲不直，況已不能施而斂之於人，以爲已惠，豈不害於恕乎？足下之命，旣不克承，又費辭以釋之，其爲罪尤深。足下所稱韓退之，亦云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錢財不足以賄左右之匱急，捆載而往，垂橐而歸，足下亮之而已。

與范景仁論樂書

司馬光

蒙示房生赤法云：生嘗得古本漢書云：度起於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今文誤脫之，起一千三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爲赤，縱置之則太長，橫置之則太短。今新赤橫置之，不能容一千一百黍，則大其空徑四釐六毫，是以樂聲太高。又嘗得開元中笛及方響校太常樂下五律教坊樂下三律，皆由儒者誤以一黍爲

一分其法非是不若以一千二百黍實管中隨其短長斷之以爲黃  
鍾九寸之管九十分其長一爲一分取三分以度空徑數合則律  
正矣景仁比來稱此論以爲先儒用意皆不能到可以正積古之  
繆祛一世之惑光竊思之有所未諭者凡數條敢書布陳幸景仁  
教之景仁曰房生家有漢書異於今本光按累黍求赤其來久矣  
生所得書不知傳於何世而相承積謬由古至今更大儒甚眾曾  
不寤也又其書旣云積一千二百黍之廣何必更云一黍之起此  
四字者將安施設劉子駿班孟堅之書不宜如此冗長也且生欲  
以黍實中乃求其長何得謂之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孔子稱必也  
正名乎必若所云則爲新尺一丈二尺得無求合其術而更戾乎  
景仁曰度量權衡皆生於律者也今先累黍爲尺而後制律返生  
於度與黍無乃非古人之意乎光謂不然夫所謂律者果何如哉  
嚮使古之律存則歛其聲而知聲度其長而知度審其容而知量  
校其輕重而知權衡今古律已亡矣非黍無以見度非度無以見

律律不生於度與黍將何從生邪夫度量衡所以佐律而存法也  
古人所爲制四器者以相參校以爲三者雖亡苟其一存則三者  
從可推也又謂後世器或壞亡故載之於書形之於物夫黍者自  
然之物有常不變者也故於此寓法焉今四器皆亡不取於黍將  
安取之凡物之度其長短則謂之度量其多少則謂之量稱其輕  
重則謂之權衡然量有虛實衡有低昂皆易差而難精等之不若  
因度求律之爲審也房生今欲先取容一龠者爲黃鍾之律是則  
律生於量也量與度皆非律也捨彼用此將何擇焉景仁曰古律  
法空徑三分圍九分今新律空徑三分四釐六毫此四釐六毫者  
何從出耶光謂不然夫徑三分圍九分者數家言其大要耳若以  
密率言之徑七分者圍二十有二分也古之爲數者患其空積微  
之大煩則上下輩之所爲三分者舉成數而言耳四釐六毫不及  
半分故弃之也又律管至小而黍粒體圓其中豈無負戴虺空之  
處而必欲責其絲忽不差邪景仁曰生以一千二百黍積實於管

中以為九寸取其三分以為空徑此自然之符也光按量法方尺之量所受一斛此用累黍之法校之則合矣若從生言度法變矣而量法自如則一斛之物豈能滿方尺之量乎景仁曰量權衡皆以千二百黍為法何得度法獨用一黍光按黃鍾所生凡有五法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量與衡據其容與其重非千二百黍不可於度法止於一黍為分無用其餘若數與聲則無所事黍矣安在其必以一千二百為之定率也景仁曰生云今樂太高太常黃鍾適當古之仲呂不知生所謂仲呂者果后夔之仲呂耶開元之仲呂邪若開元之仲呂則安知今之太高非昔之太下耶笛與方響里巷之樂庸工所為豈能盡得律呂之正乃欲取以為法考定雅樂不亦難乎此皆光之所大惑也君子之論無固無我惟是之從景仁苟有以解之使瑩然明白則敢不斂衽服義豈欲徒為此譏諷也不宣光再拜白

與王介甫書

司馬光

光居常無事不敢涉兩府之門以是久不得通名於將命者春暖  
伏惟機政餘裕台候萬福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光不才不  
足以辱介甫爲友然自接待以來十有餘年屢常同僚亦不可謂  
無一日之雅也雖愧多聞至於直諒不敢不勉若乃便佞則固不  
敢爲也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之道出處語  
默安可同也然其志則皆欲立身行道輔世養民此其所以和也  
向者與介甫議論朝廷事數相違未知介甫之察不察然於光嚮  
慕之心未始變移也竊見介甫獨負天下大名三十餘年才高而  
學富難進而易退遠近之士識與不識咸謂介甫不起則已起則  
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澤矣天子用此起介甫於不可起之中  
引參大政豈非欲望眾人之所望於介甫邪今介甫從政始朞年  
而士大夫在朝廷及自四方來者莫不非議介甫如出一口下至  
閭閻細民小吏走卒亦切切怨嘆人人歸咎於介甫不知介甫亦  
嘗聞其言而知其故乎光竊意門下之士方日譽盛德而贊功業

未始有一人敢以此聞達於左右者。也非門下之士則皆曰彼方得君而專政無爲觸之以取禍。不若坐而待之。不過二三年彼將自敗。若是者不唯不忠於介甫亦不忠於朝廷。若介甫果信此志推而行之。及二三年則朝廷之患已深矣。安可救乎。如光則不然。忝備交遊之末。不敢苟避譴怒。不爲介甫一一陳之。今天下之人惡介甫之甚者。詆毀無所不至。光獨知其不然。介甫固大賢。其失在於用心太過。自信太厚而已。何以言之。自古聖賢所以治國者。不過使百官各稱其職。委任而責成功也。其所以養民者。不過輕租稅。薄賦斂。已遭責也。介甫以爲此皆腐儒之常談。不足爲思得。古人所未嘗爲者而爲之。於是財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曉財利之人。使之講利。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樊須請學稼。孔子猶鄙之。以爲不知禮義。信况講商賈之末利乎。使彼誠君子耶。則固不能言利。彼誠小人耶。則固民是盡。以飫上之欲。又可從乎。是知條例一司已不當。



置而置之又於其中不次用人往往暴得美官於是言利之人皆  
攘臂圍視銜鬻爭進各鬪智巧以變更祖宗舊法大抵所利不能  
補其所傷所得不能償其所亡徒欲別出新意以自爲功名耳此  
其爲害已甚矣又置提舉旬當常平廣惠倉使者四十餘人使行  
新法於四方先散青苗錢次欲使比戶出助役錢次又欲更搜求  
農田水利而行之所遣者雖皆選擇才俊然其中亦有輕佻狂躁  
之人陵轢州縣騷擾百姓者於是士大夫不服農商喪業故謗議  
沸騰怨嗟盈路迹其本原或以此也書曰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  
君室伊尹爲阿衡有一夫不獲其所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孔子曰  
君子求諸己介甫亦當自思所以致其然者不可專罪天下之人  
也夫侵官者亂政也介甫更以爲治術而先施之貸息錢鄙事也  
介甫更以爲王政而力行之繇役自古皆從民出介甫更欲斂民  
錢雇市傭而使之此三者常人皆知其不可而介甫獨以爲可非  
介甫之智不及常人也直欲求非常之功而忽常人之所知耳夫

皇極之道施之於天地人皆不可須臾離故孔子曰道之不明也  
我知之矣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  
之不肖者不及也介甫之智與賢皆過人及其失也乃與不及之  
患均此光所謂用心太過者也自古人臣之聖無過周公與孔子  
周公孔子亦未嘗無過未嘗無師介甫雖大賢於周公孔子則有  
閒矣今乃自以我之所見天下莫能及人之議論與我合則善之  
與我不合則惡之如此方正之士何由進諂諛之士何由遠方正  
日疎諂諛日親而望萬事之得其宜令名之施四遠難矣夫從諫  
納善不獨人君爲美也於人臣亦然昔鄭人遊于鄉校以議執政  
之善否或謂子產毀鄉校子產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  
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遠子馮爲楚令尹有寵於遠子  
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申叔豫以子南觀起之事警之遠子懼辭  
八人者而後王安之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日有記月有成  
歲有效周舍死簡子臨朝而嘆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

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吾是以憂也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鄧文終侯相漢有書過之史諸葛孔明相蜀發教與羣下曰違覆而得中猶弃弊躋而獲珠玉然人心若不能盡惟董幼宰參畫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孔明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顛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爲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私業無曠所求皆足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知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其家主之法也孔明謝之及顛卒孔明垂泣三日呂定有親近曰徐原有才志定公薦拔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公時有得失原輒諫爭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定公定公嘆曰是也所以貴德淵者也及原卒定公哭之盡哀曰德淵呂岱之益友人不幸岱復於何聞過哉此數君子者所以能功成名立皆由樂門直諫不諱過失故也若其餘驕亢自用不受忠諫而亡者不可勝數介甫多識前世之載固不俟光言而知之矣孔子稱有一

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言以其  
所願乎上交乎下以所願乎下事乎上不遠求也介甫素剛直每  
議事於人主前如與朋友爭辨於私室不少降辭氣視斧鉞鼎鑊無  
如也及賓客僚屬謁見論事則唯希意迎合曲從如流者親而禮  
之或所見小異微言新令之不便者介甫輒艷然加怒或詬罵以  
辱之或言於上而逐之不待其辭之畢也明主寬容如此而介甫  
拒諫乃爾無乃不足於恕乎昔王子雍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已介  
甫不幸亦近是乎此光所謂自信太厚者也光昔從介甫游於諸  
書無不觀而特好孟子與老子之言今得君得位而行其道是宜  
先其所美必不先其所不美也孟子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又  
曰爲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  
而益之惡在其爲民父母也今介甫爲政首制置條例大講財利  
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輸法於江淮欲盡奪商賈之利又分遣使者  
散青苗錢於天下而收其息使人人愁痛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

散此豈孟子之志乎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又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又曰治大國若烹小鮮今介甫爲政盡變更祖宗舊法先者後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毀之弃者取之矻矻焉窮日力繼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內起京師外周四海士吏兵農工商僧道無一人得襲故而守常者紛紛擾擾莫安其居此豈老氏之志乎何介甫總角讀書白頭秉政乃盡弃其所學而從今世淺丈夫之謀乎古者國有大事謀及卿士謀及庶人成王戒君陳曰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孔子曰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下不天上施自古立功立事未有專欲違眾而能有濟者也使詩書孔子之言皆不可信則已若猶可信則豈得盡弃而不顧哉今介甫獨信數人之言而弃先聖之道違天下人之心將以致治不亦難乎近者藩鎮大臣有言散青苗錢不便者天子出其議

以示執政而介甫遽悻悻然不樂引疾臥家光被旨爲批答見士  
民方不安如此而介甫乃欲辭位而去殆非明主所以拔擢委任  
之意故直敘其事以義責介甫早出視事更新令之不便於民者  
以福天下其辭雖樸拙然無一字不得其實者竊聞介甫不相識察  
頗督過之上書自辨至使天子自爲手詔以遜謝又使呂學士再  
三諭意然後乃出視事誠是也然當速改前令之非者以慰安士  
民報天子之盛德今則不然更加忿怒行之愈急李正言青苗錢  
不便詰責使分析呂司封傳語祥符知縣未散青苗錢劾奏乞行  
勘會觀介甫之意必欲力戰天下之人與之一決勝負不復顧義  
理之是非生民之憂樂國家之安危光竊爲介甫不取也光近蒙  
聖恩過聽欲使之副貳樞府光竊惟居高位者不可以無功受大  
恩者不可以不報故輒敢申明去歲之論進當今之急務乞罷制  
置三司條例司及追還諸路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主上以介甫  
爲心未肯俯從光竊念主上親重介甫中外羣臣無能及者動靜

取捨唯介甫之爲信介甫曰可罷則天下之人咸被其澤曰不可罷則天下之人咸被其害方今生民之憂樂國家之安危唯繫介甫之一言介甫何忍必遂已意而不恤乎夫人誰無過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何損於明介甫誠能進一言於主上請罷條例司追還常平使者則國家太平之業皆復其舊而介甫改過從善之美愈光大於前日矣於介甫何所虧喪而固不移哉光今所言正逆介甫之意明知其不合也然光與介甫趣嚮雖殊大歸則同介甫方欲得位以行其道澤天下之民光方欲辭位以行其志救天下之民此所謂和而不同者也故敢一陳其志以自達於介甫以終益友之義其捨之取之則在介甫矣詩云周爰咨謀介甫得光書儻未賜弃擲幸與忠信之士謀其可否不可示諂諛之人必不肯以光言爲然也彼諂諛之人欲依附介甫因緣改法以爲進身之資一旦罷局譬如魚之失水此所以挽引介甫使不得由直道行者也介甫奈何徇此曹之所欲而

不思國家之大計哉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於介甫當路之時或齟齬可憎及失勢之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士於介甫當路之時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介甫以自售者矣介甫將何擇焉國武子好盡言以招人之過卒不得其死光常自病似之而不能改也雖然於善人亦何憂之有用是故敢妄發而不疑也屬以辭避恩命未得請且病膝瘡不可出不獲親侍言於左右而布陳以書悚懼尤深介甫其受而聽之與罪而絕之或詬罵而辱之與言於上而逐之無不可者光俟命而已



宋文鑑卷第一百十六

書

與吳相書

司馬光

答司馬君實論樂書

范鎮

請杜醇先生入縣學書

王安石

答韶州張殿丞書

王安石

答段縫書

王安石

答吳孝宗論先志書

王安石

賀杜相公書

錢彥遠

上杜相公書

曾鞏

與孫司封書

曾鞏

上韓范二招討書

劉奕

與吳相書

司馬光

光愚戇迂僻自知於世無所堪可以退伏散地苟竊微祿以庇

身保家而已近聞道路之人自京師來者多云相公時語及姓名  
或云亦常有所薦引未知虛實光自居洛以來仕宦之心久已杜  
絕在少壯之時猶不如人況年垂六十鬢髮皓然視昏聽重齒落  
七八精神衰耗豈復容有干進之心但以從遊之久今日時蒙齒  
記感荷知己之恩終身豈敢忘哉顧惟相公富貴顯榮豐備已極  
光疎冗之人無一物可以爲報唯忠信之言庶幾仰疇盛德之萬  
一耳伏惟明主厯選周行登用人傑以毗元化以光不敢忘知己  
之心知相公必不輕孤於明主也竊見國家自行新法以治中外  
恂恂人無愚智咸知其非州縣之吏困於煩苛以夜繼晷棄置實  
務崇飾空文以刻意爲能以欺誣爲才閭閻之民迫於誅斂人無  
貧富咸失作業愁怨流離轉死溝壑聚爲盜賊日夜引領冀朝廷  
之覺寤弊法之變更凡幾年于茲矣相公聰明豈得不聞之邪今  
府庫之寶耗費殆竭倉廩之儲僅支數月民間貲產朝不謀夕而  
用度日廣措斂日急河北京東淮南蠡起之盜攻剽城邑殺掠官

吏官軍已不能制矣若不幸復有方二三千里之水旱霜蝗所在如是其爲憂患豈可勝諱哉此安得謂之細事保其必無而恬然不以爲意乎賈誼當漢文之世以爲譬如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止火未及然因謂之安若當今日必謂之火已然而安寢自若者也昔周公勤勞王家坐以待旦跋胡蹙尾羽譙口瘡終能爲周家成太平之業立八百之祚身爲太師名播無窮子孫奄有龜蒙與周升降王夷甫位宰輔不思經國專欲自全置二第於方鎮以爲三窟及晉室阽危身亦不免然則聖賢之心豈忘身徇物不自爲謀哉蓋以國家興隆則身未有不預其福者也顧眾人之識近而聖賢慮遠耳如相公之用心固周公之用心也今若法弊而不更民疲而不恤萬一鼠竊益多蠡蠹有毒則竊恐廟堂之位亦未易安居雖復委遠機柄均逸外藩外藩固非息肩之處乃至投簪解紱嘯傲東山東山亦非高枕之地然則相公今日救天下之急保國家之安更無所與讓矣救急保安之道苟不罷青苗免役

保甲市易之息征伐之謀而欲求其成效是猶惡湯之沸而益薪鼓橐欲適鄢郢而北轅疾驅也所求必不果矣去此五者而不先別利害以寤人主之心則五者不可得而去矣欲寤人主之心而不先開言路則人主之心不可得而寤矣謂開言路者非如鄉時徒下詔書使臣民言得失既而所言當者一無所施行又取其稍許直者隨而罪之此乃塞言路非開之也爲今之要在於輔佐之臣朝夕啟沃唯以親忠直納諫爭廣聰明去壅蔽爲先務如是政令之得失下民之疾苦粲然無所隱矣以聖主睿明之資有賢相公忠之助使讜言日進下情上通則至治可指期而致弊法何難去哉夫難得而易失者時也今病雖已深猶未至膏肓苟制治世未亂保邦於未危尙有反掌之易失今不治遂爲痼疾雖邴魏姚宋之佐將末如之何必有噬臍之悔矣相公讀書從仕位至首相展志行道正在此時苟志無所屈道無所失其合則利澤施於四海其不合則令名高於千古丈夫立身事君始終如此亦可以爲

無負矣光切於報德貪盡區區不覺辭多

答司馬君實論樂書

范鎮

昨日辱書以爲鎮不當爲議狀是房庶尺律法始得書懔然而懼  
曰鎮違羣公之議而下與匹士合不適中宜獲戾於朋友也旣讀  
書乃釋然而喜曰得君實之書然後決知庶之法是而鎮之議爲  
不謬庶之法與鎮之議於今之世用與不用未可知也然得附君  
實之書傳於後世之人質之故終之以喜也君實之疑凡五而條  
目又十數安敢不盡言解之君實曰漢書傳於世久矣更大儒甚  
眾庶之家安得善本而有之是必謬爲脫文以欺於鎮也是大不  
然鎮豈可欺哉示以義理而求之也春秋夏五之闕文禮記玉藻  
之脫簡後人豈知其闕文與脫簡哉亦以義理而知之也猶鎮之  
知庶也豈可逆謂其欺而置其義理哉又云一黍之起於劉子駿  
班孟堅之書爲冗長者夫古者有律矣未知其長幾何未知其空  
徑幾何未知其容受幾何豈可直以千二百黍置其閒哉宜起一

黍積而至一千二百然後滿故曰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其法與文勢皆當然也豈得爲冗長乎若如君實之說以尺生律漢書不當先言本起黃鍾之長而後論用黍之法也若爾是子駿孟堅之書不爲冗長而反爲顛倒也又云積一千二百黍之廣是爲新尺一丈二尺者君實之意以積爲銖積之積廣爲一黍之廣而然邪夫積者謂積於管中也廣者謂所容之廣也詩云乃積乃倉孟康云空徑之廣是也又云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者此孔子教子路以正衛之父子君臣之名分豈積與廣之謂邪又云古人制律與尺量權衡四器者以相參校以爲三者苟亡得其一存則三者從可推也者是也又云黍者自然之物有常而不變者亦是也古人之慮後世其意或當如是然古以律生尺古人之意旣知黍之於後世可以爲尺豈不知黍之於後世亦可爲律而故於其法爲相戾乎若如君實之說則是古人知一而不知二也知彼而不知此也又云徑三分圍九分者數家之大要不及半分則棄之也

者今三分四釐六毫其圍十分三釐八毫豈得謂不及半分而棄之哉漢書曰律容一龠得八十一寸謂以九分之圍乘九寸之長九九而八十一也今圍分之法既差則新尺與量未必是也如欲知庶之量與尺合姑試驗之乃可又云權衡與量据其容與其重必千二百黍而後可至於尺法止於一黍爲分無用其餘若以生於一千二百是生於量也且夫黍之施於權衡則由黃鍾之重施於量則由黃鍾之龠施於尺則由黃鍾之長其實皆一千二百也此皆漢書正文也豈得謂一黍而爲尺邪豈得謂尺生於量邪又云庶言太常樂太高黃鍾適當古之仲呂不知仲呂者果后夔之仲呂邪開元之仲呂邪若開元之仲呂則安知今之太高非昔之太下者此正是不知聲者之論也無復議也又云方響與笛里巷之樂庸工所爲不能盡得律呂之正者是徒知古今樂器之名爲異而不知其律與聲之同也亦無復議也就使得真黍用庶之法制爲律呂無忽微之差乃黃帝之仲呂也豈直后夔開元之云乎

書曰律和聲方舜之時使夔典樂猶用律而后能和聲合律有四  
釐六毫之差以爲適然而欲以求樂之和以副朝廷制作之意其  
可得乎其可得乎太史公曰不附青雲之士則不能成名君實欲  
成其名而知所附矣惟其是而附之則可其不是而附之安可哉  
諺曰抱橋柱而浴者必不溺君實之議無乃爲浴者類乎君實見  
咨不敢不爲此譏諷也不宜鎮再拜

請杜醇先生入縣學書

王安石

人之生久矣父子夫婦兄弟賓客朋友其倫也孰持其倫禮樂刑  
政文物數制事爲其具也其具孰持之爲之君臣所以持之也君  
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爲君臣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爲臣爲之師所  
以并持之也君不知所以爲君臣不知所以爲臣人之類其不相  
賊殺以至於盡者非幸歟信乎其爲師之重也古之君子尊其身  
耻在舜下雖然者鄙夫問焉而不敢忽斂然後其身似不及者有  
歸之以師之重而不辭曰天之有斯道固將公之而我先得之得



之而不推餘於人使同我所有非天意且有所不忍也安石得縣於此踰年矣方因孔子廟爲學以教養縣子弟願先生留聽而賜臨之以爲之師安石與有聞焉伏惟先生不與古之君子者異意也幸甚

答韶州張殿丞書

王安石

伏蒙再賜書示及先君韶州之政爲吏民稱誦至今不絕傷今之士大夫不盡知又恐史官不能記載以次前世良吏之後此皆不肖之孤言行不足信於天下不能推揚先人之緒功餘烈使人人得聞知之所以夙夜愁痛疚心疾首而不敢息者以此也先人之存安石尙少不得備聞爲政之迹然嘗侍左右尙能記誦教誨之餘蓋先君所存嘗欲大潤澤於天下一物枯槁以爲身羞大者旣不得試已試乃其小者耳小者又將泯沒而無傳則不肖之孤罪大釁厚矣尙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耶閣下勤勤惻惻以不傳爲念非夫仁人君子樂道人之善安能以及此自三代之時國各有

史而當時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意蓋其所傳皆可考據後既無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雖雄奇雋烈道德滿衍不幸不爲朝廷所稱輒不得見史而執筆者又雜出一時之貴人觀其在廷論議之時人人得講其然不尙或以忠爲邪以異爲同誅當前而不慄訕在後而不羞苟以壓其忿好之心而止耳而況陰挾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惡疑可以貸衷似可以附毀往者不能訟當否生者不得論曲直賞罰謗譽又不施其閒以彼其私獨安能無欺於冥昧之閒邪善旣不盡傳而傳者又不可盡信如此唯能言之君子有大公至正之道名實足以信後世者耳目所遇一以言載之則遂以不朽於無窮耳伏惟閣下於先人非有一日之雅餘論所及無黨私之嫌苟以發潛德爲已事務推所聞告世之能言而足信者使得論次以傳焉則先君之不得列於史官豈有恨哉

答段縫書

王安石

安石在京師時嘗爲足下道曾鞏善屬文未嘗及其爲人也還江南始熟而慕焉友之又作文粗道其行惠書以所聞詆鞏行無纖完其居家親友惴畏焉怪安石無文字規鞏見謂有黨果哉足下之言也鞏固不然鞏文學論議在安石交游中不見可敵其心勇於適道殆不可以刑禍利祿動也父在困厄中左右就養無虧行家事銖髮以上皆親之父亦愛之甚嘗曰吾宗敝所賴者此兒耳此安石之所見也若足下所聞非安石之所見也鞏在京師避兄而舍此雖安石亦罪之也宜足下之深攻之也於罪之中有足矜者顧不可以書傳也事固有迹然而情不至是者如不循其情而誅焉則誰不可誅邪鞏之迹固然邪然鞏爲人弟於此不得無過但在京師時未深接之還江南又旣往不可咎未嘗以此規之也鞏果於從事少許可時時出於中道此則還江南時嘗規之矣鞏聞之輒矍然鞏固有以教安石也其作懷友書兩通一自藏一納安石家皇皇焉求相切劘以免於悔者略見矣嘗謂友朋過差未

可以絕故且規之規之從則已故且爲文字自著見然後已邪則未嘗也凡輩之行如前之云其既往之過亦如前之云而已豈不得爲賢者哉天下愚者衆而賢者希愚者固忌賢者賢者又自守不與愚者合愚者加怨焉挾忌怨之心則無之焉而不謗君子之過於聽者又傳而廣之故賢者常多謗其困於下者尤甚勢不足以動俗名實未加於民愚者易以謗謗易以傳也凡道輩之云云者固忌固怨固過於聽者也家兄未嘗親輩也顧亦過於聽耳足下乃欲引忌者怨者過於聽者之言懸斷賢者之是非甚不然也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孟子曰國人皆曰可殺未可也見可殺焉然後殺之匡章通國以爲不孝孟子獨禮貌之以爲孝孔孟所以爲孔孟者爲其善自守不惑於衆人也如惑於衆人亦衆人耳烏在其爲孔孟也足下姑自重毋輕議輩

答吳孝宗論先志書

王安石

安石辱書又示以先志而怪安石尙有欲爲吾弟道者責以一言

盡之吾弟所爲書博矣所欲爲吾弟道者非可以一言盡然吾弟自以爲才不及子貢而所言皆子貢所欲聞於孔子而不得者也則安石有欲爲吾弟道者可勿怪也積憂久病廢學疲懶書不能逮意知已就試國學隆暑自愛他俟試罷見過面盡

賀杜相公書

錢彥遠

聞國家輕重在賢材賢材得失在宰相國雖甚危盜賊充斥水旱薦臻囂囂若不澹使賢材登用此不足憂適以起其治爾國雖甚安倉廩充實兵甲衅藏於府庫使賢材隱匿此是宜憂亂將成矣然賢材有小大道義有取舍唯執政者器使而禮進之俾上下出處當其分輔弼之職畢矣始漢唐初蕭何曹參房喬杜如晦爲之虛已降意得人尤盛風迹逮同三代暨季末昏錯則張禹崔烈柳璨裴贄挾奸竊寵樹朋黨償恩讐賢材恥之相與逃去若卓茂葛亮司空圖李巨川之徒彷徨陰拱或徇豪傑以攄快其蘊是迺宰相之過也嗚呼生民何辜也得失禍福繫之二三君子歟明公天

與直氣繇黃綬歷中外凡四十年至三公情偽險阻嘗之矣綱紀  
故事練之矣古今治亂詳之矣前此爲樞密使時天下固以想聞  
風采士類依爲盟主者誠以文武吏士老儒新進見公者公悉能  
判白精粗人人自以各盡其意今公爲相實社稷宗廟神靈開誘  
上心所致然公此舉繫四海安危故誕告之日無賢不肖搏手相  
慶而彥遠獨懼焉何也公視今賢材果盡用于天下事果盡正乎  
則公宜不次擢人夙夜講議雖隸臺踈遠不遺爲本朝樹太平基  
業奚止縛二胡人梟藁街息飢寒百姓盜弄兵者夫設循默守常  
曰已安已治女輩當束之高閣昔賢材顛顛待公及公復不顧望  
絕矣君子哉固窮且死萬一奸雄事未可究彥遠懼者此也唯受  
恩最深敢用常禮園牘引虛辭諛公小人也頗因古義以獻且知  
不言負公矣言不行亦在公矣

上杜相公書

曾鞏

聞夫宰相者以已之材爲天下用則用天下而不足以天下之材

爲天下用則用天下而有餘古之稱良宰相者異焉知此而已矣  
舜嘗爲宰相矣稱其功則曰舉八元八凱稱其德則曰無爲者其  
舜也歟卒之爲宰相者無與舜比也則宰相之體其亦可知也已  
或曰舜大聖人也或曰舜遠矣不可尙也請言近近可言者莫若  
漢與唐漢之相曰陳平對文帝曰陛下卽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  
責治粟內史語簡勃曰且陛下問長安盜賊數又可強對邪問平之  
所以爲宰相者則曰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觀平之所自任者  
如此而漢之治莫盛於平爲相時則其所守者可謂當矣降而至  
於唐唐之相曰房杜當房杜之時所與其事則長孫無忌岑文本  
主諫諍則魏鄭公王珪振綱維則戴胄劉洎持憲法則張元素孫  
伏伽用兵征伐則李勣李靖長民守土則李大亮其餘爲卿大夫  
各任其事則馬周溫彥博杜正倫張行成李綱虞世南褚遂良之  
徒不可勝數夫諫諍其君與正綱維持憲法用兵征伐長民守土  
皆天下之大務也而盡付之人又與人共宰相之任又有佗卿大

夫各任其事則房杜者何爲者邪考於其傳不過曰聞人有善若  
已有之不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隨能收敘不隔卑賤而已  
卒之稱良宰相者必先此二人然則著於近者宰相之體其亦可  
知也已唐以降天下未嘗無宰相也稱良相者不過一二大節可  
道語而已能以天下之材爲天下用真知宰相體者其誰哉數歲  
之前閔下爲宰相當是時人主方急於致天下治而當世之士豪  
傑魁曩者相繼而進雜選於朝雖然邪者惡之庸者忌之亦甚矣  
獨閔下奮然自信樂海內之善人用於世爭出其力以唱而助之  
惟恐失其所自立使豪傑者皆若素絲門下以出於是與之佐人  
主立州縣學爲累日之格以勵學者課農桑以損益之數爲吏陞  
黜之法重名教以矯衰弊之俗變苟且以起百官眾職之墜革任  
子之濫明賞罰之信一切欲整齊法度以立天下之本而庶幾三  
代之事雖然紛而疑且排其議者亦眾矣閔下復毅然堅金石之  
斷周旋上下扶持樹植欲使其有成也及不合矣則引身而退與



之俱否嗚呼能以天下之材爲天下用真宰相體者非閣下其誰哉使充其所樹立功德可勝道哉雖不充其志豈媿於二帝三代漢唐之爲宰相者哉若輩者誠鄙且賤然嘗從事於書而得聞古聖賢之道每觀今賢傑之士角立並出與三代漢唐相侔則未嘗不歎其盛也觀閣下與之反復議而更張庶事之意知後有聖人作救萬事之弊不易此矣則未嘗不愛其明也觀其不合而散逐消藏則未嘗不恨其道之難行也以歎其盛愛其明恨其道之難行之心豈須臾忘其人哉地之相去也千里世之相後也千載尙慕而欲見之況同其時過其門牆之下也歟今也過閣下之門又當閣下釋袞冕而歸非干名蹈利者所趨走之日故敢道其所以然而并書雜文一編以爲進拜之資蒙賜之一見焉則其願得矣噫賢閣下之心非繫於見否也而復汲汲如是者蓋其欣慕之志而已耳伏惟幸察

與孫司封書

曾鞏

竊聞儂智高未反時已奪邕邑地而有之爲吏者不能禦因不以告皇祐三年邕有白氣起廷中江水橫溢司戶孔宗旦以爲兵象策智高必反以書告其將陳拱拱不聽宗旦言不已拱怒詆之曰司戶狂邪四年智高出橫山略其寨人因其倉庫而大賑之宗旦又告曰事急矣不可以不戒拱又不從凡宗旦之於拱以書告者七以口告者多至不可數度拱終不可得意卽載其家走桂州曰吾有官守不得去吾親母爲與死也旣行之二日智高果反城中皆應之宗旦猶力守南門爲書召隣兵欲拒之城亡智高得宗旦喜用之宗旦怒曰賊汝今立死吾豈可汙邪罵不絕口智高度終不可下乃殺之當其初使宗旦言不廢則邕之禍必不發發而吾有以待之則必無事使有此一善固不可不旌况其死節堂堂如是而其事未白於天下比見朝廷所寵贈南兵以來仗節死難之臣宗旦且獨不與此非所謂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邪使宗旦初無一言但賊至而能死不去固不可以無賞蓋先事

以爲備守城而保民者宜責之陳拱非宗旦事也今猥令與陳拱同戮旣遺其言又負其節爲天下者賞善而罰惡爲君子者樂道人之善樂成人之美豈當如是耶凡南方之事卒至於破十州覆軍殺將喪元元之命竭山海之財者非其變發於隱伏而起於倉卒也內外上下有職事者初莫不知或隱而不言或忽而不備苟且偷託以至於不可禦耳有一人先能言者又爲世所侵蔽令與罪人同罰則天下之事其誰復言耶聞宗旦非獨以書告陳拱當時爲使者於廣東西者宗旦皆歷告之今彼旣不能用懼重爲己累必不肯復言宗旦嘗告也爲天下者使萬事已理天下已安猶須力開言者之路以防未至之患況天下之事其可憂者甚眾而當世之患莫大於人不能言與不肯言而甚者或不敢言也則宗旦之事豈可不汲汲載之天下視聽顯揚褒大其人以驚動當世耶宗旦喜學易所爲注有可采者家不能有書而人或質問以易則貫穿馳騁至數十家皆能言其意事祖母盡心貧幾不能自存

好議論喜功名嘗與之接故頗知之則其所立亦非一時偶然發也世多非其在京東時不能自重至爲世所指目此固一嘗今其所立亦可贖矣鞏初聞其死之事未敢決然信也前後得言者甚眾又得其弟自言而聞祖袁州在廣東亦爲之言然後知其事使雖有小差要其大概不誣也況陳拱以下皆覆其家而宗旦獨先以其親遁則其有先知之效可知也以其性之喜事則其有先言之效亦可知也以閤下好古力學志樂天下之善又方使南方以賞罰善惡爲職故敢以告其亦何惜須臾之聽尺紙之議博問而極陳之使其事白固有補於天下不獨一時爲宗旦發也伏惟少留意焉如有未合願賜還答

上韓范二招討書

劉奕

奕昔荷二明公之恩顧而未嘗敢一言以干左右者誠有謂也夫位卑者不得僭言識短者不可輕議故雖胷中紆鬱亦自釋之而已今有身與其事心知不然又安得隱忍不言哉竊見岐府修北

路山城蓋上奉朝旨乃有經度次招討之命卽議繕完計工數萬費材數千雖亦不甚廣然皆民力也奕近從府尹往觀之府城北走二十里至山足乃曲盤而上僅五里至山頂涉頂而行餘十里至今議爲城之城行頂而周視羣山蔓延不絕極目如浪按圖牒岐隴涇乾四郡環是山自涇而南及岐六舍泮源而東抵奉天數百里所謂山者但土坡高原耳非若嵩華終南之有懸崖石壁絕頂孤峯之爲限也今所議者岐及涇之一路耳戎馬必欲自北而南旁出可作數十路高者平之下者增之歧者盤曲之澗者橋梁之皆人力所能爲也加之是城不可屯軍馬賊至則不守也雖能守之賊由他道而來無所難也恭惟二明公居秦居慶皆嘗作城人尙以爲勞其如秦之城州城也大而壯之使賊無逼視之心大順城邊寨也屯軍境上壯我邊防是雖勞而有益也今中道作城無軍馬以守而賊又有他路可行是城之爲無益也明矣役已困之民爲無益之事於今豈宜哉今作此城蓋爲岐之計也奕以謂

爲岐之計不若此岐之爲府城郭民人雍則三分損一倉廩之實  
帑藏之積鹽酒之利與雍均船場竹監鐵冶雍無之造作兵器供  
應邊須諸郡不及焉民之室比關中內郡亦號富饒其地形南西  
北皆山險獨東去爲坦途必若邊城失守賊無後顧之慮長驅而  
來賊之詣岐有道路之勞不若詣雍之易也若雍之有備則岐爲  
易下也以岐今日之備賊至則破何者無兵也無戰具也無是二  
者則民不固也前日定川之役人甚不寧閭閻無賴輩往往有  
妖言者奕嘗私自思之以謂朝廷與招討得非知岐爲自安不足  
備也今而觀之尙使中道作城以禦寇是亦爲岐之備不爲不至  
也奕以謂爲岐之計莫若使有兵三五千能執銳被堅可使者有  
甲冑弧矢戈戟皆稱之有能將萬兵者一人在城中如此則賊雖  
大至岐可守也今岐無是兵與器雖中道有數十城無益也況爲  
一城哉奕常患關中民費財與力十官未得其一今費工數萬費  
財數千郡邑畏威靡敢舒緩其閒督促鞭笞吏緣爲姦不可勝紀

而一無所濟是誠可惜也朝廷命二明公專關中之事其寄亦已重矣二明公之憂思諒非不深矣計朝夕事之大者萬端此但一小事耳故不足思且慮也明公以爲小岐之民以爲大勞而有益於事雖大爲也勞而無益於事雖小不可爲也關中之事所以多失者上輕之而不思下隨之而不言增少而爲多積小以成大夫事難於謀始易於議終今此一事其爲無益也甚著其能辨之者亦甚眾而乃無肯言者他事可知也奕恃賴恩願仰干聽覽願軫思念如此言不至狂簡則望稍緩其期使有識者閱而議之然後錄其可否奕下情無任惶恐傾祈之至

... 臣等無任感荷之至 ...

... 臣等無任感荷之至 ... 臣等無任感荷之至 ...

宋文鑑卷第一百十六



宋文鑑卷第一百十七  
書

與容季書

王回

上歐陽內翰書

蘇洵

上富相公書

蘇洵

與兩浙安撫陳舍人薦士書

陳襄

與王介甫書

劉敞

與門下韓侍郎書

范百祿

與容季書

王回

朝作荅書并五積散附沈邱人去比午方得所問然得此書方知  
手力已到來諸說事甚詳冒熱出入誠不易然家居者亦豈能常  
占安候耶此古人所以欲息其倦而竟無可息之地也廷參之微  
欲行其私諱於長吏誠多觸忌齟齬處所疑者數端皆有之矣然  
己所據者禮律大意天下以為俗而有司以為法矣使長吏賢邪

安肯以怒人使其不賢耶亦安能以外法繩命官以罪也且不賢者苟挾其勢求肆於下不止則將迫有司故入其辜以死當是時爲有司者徒長其怒而從之耶亦守其所司而與之爭耶與之爭則彼畜其怒或中以他法如之何不與之爭則獄情一反己爲故人人死罪又如之何試以輕重權之蓋就他法之中聊無憾爾人生乘物而遊於百年歷觀古今所逢無治亂所託無出處禍福之來莫不有命如惑者乃欲以區區之力勝之故有邀福而福愈去避禍而禍愈來蓋自然之禍福常伏於萬物之間逆理而得之故於人謀爲可憾也惟君子爲循義而聽命故禍福之來無可憾者何則義盡於己而命定於天也汝之深敏讀此可以推見其餘矣更借一事爲汝證之昔春秋之世鄭最小國攝之晉楚之彊交責互陵君臣遜媚猶不能自免及子產爲相修其國政馳辭執禮以當晉楚至於壞諸侯之館垣卻逆女之公子于野皆變其常度晉楚初忿銳氣以臨之而其辭直禮明卒莫能屈也循義聽命其子

產之謂乎其天下禮律專於朝廷長吏臨其寮屬雖或不悅敢遽肆其無道如春秋之晉楚哉晉楚不能屈小國之子產憚其辭直爾人子於禮律之內申其私諱非辭直歟而顧憚長吏之能屈

上歐陽內翰書

蘇洵

洵布衣窮居常竊有歎以爲天下之人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離離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於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爲樞密副使執事與余公蔡公爲諫官尹公馳騁上下用力於兵革之地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才紛紛然而起合而爲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不足以自奮於其閒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而可以復見於當世之賢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執事與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勢奔走於小官洵時在京師親見其事忽忽仰天歎息以爲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爲榮也旣而自思念往者眾君子之進於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閒

之今世無復有善人也則己如其不然也吾何憂焉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所成而待之何傷退而處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胸中若與曩者異而余公適有成功於南方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於朝富公復自外入爲宰相喜且自賀以爲道既已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既又反而思其嚮之所慕望愛悅之而不得見之者六人今將往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則又爲之潸然出涕以悲嗚呼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猶有四人也則又以自解思其止於四人也則又汲汲欲一識其面以發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爲天子之宰相遠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於前余公蔡公遠者又在萬里外獨執事在朝廷之間而其位差不甚貴可以扳援聞之以言飢寒衰老又痼而留之使不克自致於執事之庭夫以慕望愛悅其人心十年而不得見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則四人者之中非其勢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執事之文

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以爲洵之知之特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爲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鱉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疎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容與簡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爲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而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夫樂道人之善而不爲諂者以其人誠足以當之也彼不知者則以爲譽人以求其悅己也夫譽人以求其悅己洵亦不爲也而其所以道執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之知其知我也雖然執事之名滿於天下雖不見其文而固已知有歐陽子矣而洵也不幸墮在草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

粗成而欲徒手奉咫尺之書自託於執事將使執事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年始知讀書從士君子遊年既已晚而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己同列者皆不勝已則遂以爲可矣其後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己大異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曩時所爲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胷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胷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爲是也近所爲洪範論史論凡六篇執事觀其如何嘻區區而自言不知者又將以爲自譽以求人之知己也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上富相公書

蘇洵

往年天子震怒出逐宰相選用舊臣堪付屬以天下者使在宰府與天下更始而閣下之位實在第三方是之時天下咸喜相慶以爲閣下惟不爲宰相也默默在此方今困而復起起而復爲宰相而又適值乎此時也不爲而何爲且吾君之意待之如此其厚也不爲而何以副吾望故咸曰後有下令而異於他日者必吾富公也朝夕而待之跂首而望之然而不獲見也戚戚然而疑嗚呼其弗獲聞也必其遠也進而及於京師亦無聞焉不敢以疑猶曰天下之人如此其眾也數十年之間如此其變也皆曰賢人焉或者彼其中則有說也而天下之人未始見也然而不能無憂蓋古之君子愛其人也則憂其無成且嘗聞之古之君子相是君也與是人也皆立於朝則使吾皆知其爲人皆善者也而後無憂且一人之身而欲擅天下之事雖見信於當世而同列之人一言而疑之則事不可以成今夫政出於他人而不懼事不出於己而不忘是二者惟善人爲能然猶欲得其心焉若夫眾人政出於他人而懼

其害己事不出於己而忌其成功是以有不平之心生夫或居於吾前或立於吾後而皆有不平之心焉則身危故君子之處於其間也不使之不平於我也周公坐於明堂以聽天下而召公惑何者天下固惑乎大也召公猶未能信乎吾之心也周公定天下誅管蔡告召公以其志以安其身以及於成王故凡安其身者以安乎周也召公之於周公管蔡之於周公二者亦皆有不平之心焉以爲周之天下周公將遂取之也周公誅其不平而不可告語者告其可以告語者和其不平之心然則非其必不可告語者則君子未始不欲和其心天下之人從士而至於卿大夫宰相集處其上相之所爲何慮而不成不能忍其區區之小忿以成其不平之釁則害其大事是以君子忍其小忿以容其小過而杜其不平之心然後當大事而聽命焉且吾之小忿不足以易吾之大事也故寧小容焉使無芥蒂於其間古之君子與賢者並居而同樂故其責之也詳不幸而與不肖者偶不圖其大而治其細則闊遠於



事情而無益於當世故天下無事而後可與爭此不然則否昔者諸呂用事陳平憂懼計無所出陸賈入見說之使交歡周勃平用其策卒得絳侯北軍之助以滅諸呂夫絳侯木強之人也非陳平致之而誰也故賢人者致不賢者也非夫不賢者之能致賢者也曩者 陛下卽位之初寇萊公爲相惟其側有小人不能誅又不能與之無忿故終以斥去及范文正公在相府又欲以歲月盡治天下事失於急與不忍小忿故羣小人亦急逐去之一去遂不復用以歿其身而止伏惟閣下以不世出之才立於天子之下百官之上此其深謀遠慮必有所處而天下之人猶未獲見洵西蜀之人也竊有志於今世願一見於堂上伏惟閣下深思之無忽

與兩浙安撫陳舍人薦士書

陳襄

襄伏聞執事按部東南首訪士民德行襄謂股肱近臣受主上顧託于外其志在於夙夜圖其所報則莫若求賢拔士之務爲先然自昔觀風按俗之臣罕有行者今執事獨能軒然振舉其事此希

闡之盛美小子不任驩抃雖然但以旌旄之行所至遠速獨眎獨聽不克盡天下之賢才又恐所部之吏無告者有負執事上報君父之心襄雖愚所識近世四方豪傑之士於心遇執事之能推賢不敢隱惜謹取其才行殊尤卓絕素與之交與所聞見而知者敢以爲獻焉其已仕者四人有殿中丞致仕胡瑗者博學通經負文武之道而適用不迂向在江湖閒興學養士凡十餘年弟子一千七百人魁傑之士多出門下今年過六十而進德未已有舒州通判王安石者才性賢明篤於古學文辭政事已著聞於時有潁州司法參軍劉彝者其人長於才而篤於義其政事皆通達於體要有廬州合肥縣主簿孫覺材質老成志於經學而浸究原本觀其文辭或簡而能粹殿中丞胡瑗門人高弟數百而稱其賢瑗雖老其材尙可大用惜乎未有知音者三人者皆賢者之資也將置之美地不拂其所進以育成其美材可量也哉其在下者五人福州侯官縣陳烈者天性仁孝其材智超特學古明道造大賢之域自

慶厯初下第閉門潛心追經十餘年兩經科詔不應里選身服仁義鄉閭宗之有同縣鄭穆者明而好學深造於道其心氣仁正勇於爲義學博而文壯矣有揚州孫處者爲性高介好古而志於道安貧不仕節行著聞凡爲文辭必臻於理有衢州江山縣周穎者剛義孝友及冠始學卓有奇節而不畏強禦有烈士之氣有越州蕭山縣吳孜者勇於爲義少有聲律之學旣而宗道約心於理甘貧養親節義稍著彝烈穆襄之友人也凡與並立於古人之域積二十年辛勤事業足見其志使之得其志而行其道其補助國家豈少哉若行已作事未敢極言俟執事見而知之可也處穎孜襄所聞而知之者雖道業不及於二三子然其行義皆足以取信於人抑亦國家偉材也夫大賢之才難知亦難其才以四海之廣環而求之尙恐未足充執事之所欲況止于一方與一州其所得必狹矣襄遂敢廣引天下凡所知者以爲告也其次雖有樸茂礫石之材行誼未著不敢以聞尙觀其成其不知者尙在執事博而求

之也執事即日歸覲冕旒道民疾苦事外必有獻納補報於上則無大乎斯事而無過乎斯人也君子之於事也所患無其道無其時無其位而不得與天下賢才共濟之爾今執事既有其道又得其時與其位而其所以共濟又有天下之賢才如是其不可失也心急辭率伏惟執事留意詳采

與王介甫書

劉敞

見所與曾公立書論青苗錢大意不覺悵惋仲尼云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聽訟而能判曲直豈不爲美然而聖人之意以無訟爲先者貴息爭於未形也今百姓所以取青苗錢於官者豈其人富贍飽足樂輸有餘於公以爲名哉公私債負逼迫取於己無所有故稱貸出息以濟其急介甫爲政不能使民家給人足毋稱貸之患而特開設稱貸之法以爲有益於民不亦可羞哉甚非聖人之意也自三代以來更歷秦漢治道駁雜俗益澆薄其取於民者百頭千緒周公之書有之而今無者非實無之也推類言之

名號不同而已矣若又取周公所言以爲未行而行之吾恐不但重復將有四五倍蓰者矣一部周禮治財者過半其非治財者未聞建行一語獨此一端守之堅如金石將非識其小者近者歟今郡縣之吏方以青苗錢爲殿最又青苗錢未足未得催二稅郡縣吏懼其黜免思自救解其材者猶能小爲方略以強民其下者直以威力刑罰督迫之如此民安得不請安得不納而謂其願而不可止者吾誰欺欺天乎凡人臣之納說於時君勸其恭儉小心所謂道也莫不逆耳難從及至勸其爲利取財於民廣肆志意不待辭之畢而喜矣故姦臣爭以言財利求用不復取遠古事言之在唐之時皇甫鏞裴延齡用此術致位公相雖然二人者猶不敢避其聚斂之名不如介甫直以周公聖人爲證上則使人主無疑下則使廷臣莫敢非若是乎周公之爲桀跖嗃矢桁楊桎梏也商鞅爲秦變法其後夷滅張湯爲漢變法後亦殺爲法逆於人心未有保終吉者也且朝廷取青苗之息專爲備百姓不足至其盈溢能

以代貧下賦役乎府庫既滿我且見其不復為民矣外之則尚武  
開斥境土內之則廣游觀崇益宮室鄙語曰富不學奢而奢自至  
自然之勢也介甫一舉事其敝至此可無念哉可無念哉

與門下韓侍郎書

范百祿

聖人之用天下富而教之神而化之不可以已者也不惠不迪而  
至於用刑不得已者也夫以不得已之刑為不可以已之助則居  
此官者宜知此意邪不亦或可以置此心而勿論也比來朝廷政  
事大論議一切出於忠厚薄厭刀筆而以書生儒吏處之此宜下  
民無知陰有一二蒙被上德者矣百祿無狀攝職以來夙夜孜孜  
竭其愚忠情法巨細凡可生可殺之際與僚官平訂大理往返或  
至于再三或至于四五纖悉曲折敢不盡心焉爾哉然文書程涉  
三府職競覆覈交致其詳毫釐之間靡不力詰而深研之嗚呼雖  
堯舜欽恤文武慎罰之意宜無以加毫髮於此矣漢詔有之人有  
智愚官有上下故使中外疑獄讞之廷尉廷尉以當附律令聞上

也民散久矣抵犯者多旬時斷獄無慮數十百千其閒豈能事事咸若上官之智邪人心不同如其面焉有周有疏趣尙不一抵犯者多一謂之寬一謂之猛同一物耳而寬猛異耳則司刑之官何術以處此中耶而必曰姑舍汝所學而從我且不亦教玉人追琢玉哉大抵人之寬嚴亦性分耳百祿又烏能自遷其性分而隨上官之指趣乎是以上煩明公每於眾人賓客之前督過諄諄以爲大非而終不能奉教一二以自媿自詒也往者阿丁之鬪殺劉至之故殺温公力不肯貸辭氣毅然有司不敢抗眾人不復議百祿再白而不從則再以書復之終見是而貸焉是以自朝廷至眾庶未聞有曰范百祿頗知守官然皆欣欣焉多温公之能用人且聽善也二殺者貸而天下以爲是百祿豈不幸甚矣哉近日明公以阿黨爲阿丁告言謀狀已明事不獲免爲可殺而罪大理用法刑部引例編管廣南之爲大輕也任聽御札到後行劫賊滿而不當謂之刑名疑慮也此二事者百祿實嘗用心焉欲默而不辨則惜

聰與黨之死欲辨而理之則未免違公之論逆公之意雖然古人  
執法有三經斷死而不渝者有抗直犯顏而不觀主滅者非但施  
之於守法而已實士君子事上之道當然明公亦思得斯人與之  
恭承明主平近世已無如是人矣得聞其語可也見其有心景行  
者可也明公以道德仁義之富輔佐人主以天下生民爲己任欲  
爲朝廷振紀綱致太平必不欲來者依違從諛隨聲雷同苟利一  
身不忌殺人以蹈昔之用事者爲後世笑侮之轍也是用布其區  
區而詳其所以然之說阿黨心規阿丁之銀鈿也因斧之而不殊  
丁呼而告人曰黨殺我人執黨曰我實謀其鈿子於是謀狀爲明  
今疾其凶暴規貨之隱則死有餘辜論其被執之時便通謀情謀  
在其心終緣自吐考之於律得滅所因處徒三年未爲失斷凡言  
殺人者死蓋以己殺爲文傷人及盜則抵辜也今被殺之人幸而  
不死行凶之婦偶亦自通本謀所以本部原情取舊比之重者擬  
送廣南編管決杖遠竄粗可懲姦合於堯舜流宥之法殆無足疑



將何以加重於斯邪任聰去年四月一日受黃三結約欲行疆盜  
至三日昏時而劫甯新等家賊滿按御札三日巳時到縣雖是夕  
行劫在約束之後而其結謀實在旦日約束之前凡赦前御札將  
爲約束指赦作過之人而聰之謀時適非指赦謹按嘉祐五年南  
郊赦文應赦前御札到後疆盜至死並決訖刺配廣南牢城八年  
及治平二年郊祀二赦則配海島雖加重於前而未盡變也是又  
仁宗皇帝英宗皇帝時韓富二公故事也今朝廷論議決事  
比方且踵嘉祐治平故事尋二公所爲本部擬貸任聰自謂略法  
二公遺意豈當時之論亦欲惠暴寬賊以害良民哉得非哀矜愚  
民寒饑多辟而入於死也哉夫愚民所以然者仁人君子反求諸  
己而後以罪諸民賦稅重也徭役繁也誅求多也權利廣也欲其  
無寒饑不可得寒且饑矣欲其無罪戾不可得此仁人君子所宜  
動心而求究其本也若止浚其末而惟刑殺是務則秦之刑非不  
嚴爲能弭勝廣之盜哉今不諱之朝樂聞鯁言顧遏其惡而宣之

使下情無壅亦足以知今爲有道之世矣孔子謂季康子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張釋之當高廟玉環之坐而文帝欲置之族諫曰假人盜長陵一抔土陛下將何以加法邪夫使有司者治臯而不推原犯人之情不測淺深之量不論輕重之序而一出於法則刀筆吏足以供使令耳又何取於士大夫以儒術緣飾爲哉 今天子諒陰未言 太皇太后總聽萬事慈明仁恕聽言盡下自二帝三王以來公卿大夫有志之士未有遭逢如斯時者也有官守者不出其位若見事有未然令有未便不一公言而脂韋苟安恬養自殖不負明主無益生民乎百祿章旣上竊意萬一薄采以抹來事不謂明公力排而深紕之又從而崇峭塹立峻法也豈百祿之言以人廢耶其或思之未再邪如今之時周公養成王之時也在易山下泉之象曰蒙未知所之則顧所以養之何如也夫蒙之所以養者正也養得其正則聖人之功也周公養成王是也方其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道德仁義日陳於前詩書

禮樂日盈於耳及其至也若出天性舉而措之橫乎四海是將萬  
化獨運萬事一斷豈不綽綽然有餘於聽覽之間哉蓋不必屢上  
凶惡鋪陳情狀設有特旨而教之斷獄也此又非周公之所以爲  
功也百祿之於門下也公則有僚吏之聽私則有父執之奉知獎  
待遇非他人比苟爲熟視不敢盡言則豈明公與百祿之志哉伏  
惟舍其戇狂而薄采其衷幸甚

宋文鑑卷第一百十七